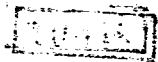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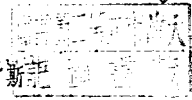


叢
GO
ES



科學與實際社會



崩 著
韜 譯
生活·讀者·新知聯合發行



20810

5. 4812

前書年

韜奮著作集

社會科學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藏書

聯生 翰 聯
活 活 · 請 書 · 新 著
合 發 行 所 發 行 知 著

20810

譯者序

這本書是譯自英國名作家 Emile Durkheim 一九三九年的原著。本書最大的優點是在這一本簡短篇幅的書裏，把社會科學的基本內容，用明晰暢達的說法，完全表現出來。有了這個優點，所以這本書可以作為研究現代社會科學的「開路先鋒」。看了這本書以後，對於社會科學已有着整個的明確的概念，隨後便可以就本書所講到的各個專門的課題，作進一步的探討與博覽。

其次，這本書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用現實來說明理論，這樣使我們對於理論能有格外親切的興味與格外深刻的了解。這本書是充滿着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的聯繫。這不但使我們對於理論能有親切的興味與深刻的了解，並且使我們能把所了解的理論很靈活地運用到現實方面去，很靈活地運用到解決實際問題方面去。

韜密譯畢附記

二九，三，二五。

目 錄

譯者序

第一章	科學的世界觀.....	(一)
第二章	社會發展的法則.....	(四)
第三章	資本主義社會.....	(二一)
第四章	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	(三八)
第五章	生產更高階段的白來.....	(五三)
第六章	社會主義社會.....	(六七)
第七章	科學的自然觀.....	(八七)
第八章	行動的指針.....	(一〇一)

第一章 科學的世界觀

馬克斯理論是關於我們所處的世界及成爲世界一部分的人類社會之一般的理論。這理論的創造者馬克斯（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在上世紀的中葉和後半葉，和恩格斯（一八二〇——一八九五）共同努力，造成了這理論。

他們研究的目的是要發現：爲什麼人類社會有這樣的實際狀態；爲什麼人類社會要變化；人類社會還有什麼未來的變化。根據他們研究所得到的結論，認爲人類社會的變化如同外面自然界的變化一樣，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依照着某些法則的。這個事實使得科學的社會理論成爲可能，它所根據的是人類的實際經驗，不像以前（現在仍有）有人提出的關於社會的模糊的概念——這類模糊的概念，與宗教的信仰，種族和英雄崇拜，個人的傾向或烏托邦的夢想，發生關係。

馬克斯把這個一般的觀念應用於他所處的社會——主要的是資本主義的英國——造

成使他最享盛名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但是他却常常堅決地說，他的經濟理論不能和他的歷史的及社會的理論分離開來的。我們研究利潤和工資，在某種限度內，雖然可以作為單純的經濟問題來研究；但是我們所研究的如果是實際的生活而不是抽象的觀念，不久便要感覺到只有把僱主和工人一同加入研究，然後對於利潤和工資才能有充分的了解。而要研究僱主和工人，又不得不進一步研究他們所處的歷史的階段。

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的發展，這樣的研究法，如同其他科學一樣，也是根據經驗，也是根據歷史及我們的周圍世界的事實。所以馬克斯理論並不是一種完畢的理論。由於歷史的開展，由於人類獲得更多的經驗，馬克斯理論也經常隨着被發展，被應用於所發覺的新的事實。自從馬克斯與恩格斯逝世之後，關於這個理論的最顯著的發展，是由列寧（一八七〇——一九二四）與斯大林所造成。斯大林是在繼承着列寧，在俄國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作。

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所得的結果，是可以做用來改變社會的知識，好像一切的科學知識都可以用來改變外面的世界一樣。而且這種研究的結果證明：控制社會運動

之一般的法則，和外面世界的法則是出於同一模型的。這些普遍適用於人和物的法則，就構成馬克斯主義的哲學或世界觀。

本書以後各章裏所研討的，是與幾個最關重要的部門有關係的馬克斯理論。但是學者首先要明白的，是馬克斯理論之所以使人重視，不是因為它是根據抽象的道德的原則，却是因為它是真確的。正是因為它是真確的，所以它可以被用來，而且應該被用來替人類永遠消除那些今日在世界上使許多人遭難的罪惡與苦痛，幫助男的女的在一個更高形式的社會裏向前邁進，獲得充分的發展。

第一章 社會發展的法則

人類的歷史被人寫出的時候，往往不外乎紀錄國與國間的戰爭，和個別的君主、將軍、或政治家的勳業。有的時候，這些個人的動機之被描寫，也是從單純個人的方面看去，——說是他們的野心引導他們去征服別國的土地，或他們的道德的或非道德的見解使他們採用某些政策。有的時候，他們被描寫着是爲着國家的光榮或威信而行動，或是爲着宗教的某種動機而行動。

用這樣的方法研究歷史，依馬克斯理論說來，是不能認爲滿意的。

首先，馬克斯理論認爲真正的歷史科學必須研究人民，對於個人雖也可加以研究，但必須他們所代表的比他們自己廣大得多，——所代表的是人民的某種運動。

試舉一個例子來說。克倫威爾在英國歷史上所以是重要的，並不是因爲他自己的見解和個人的行動，却是因爲他在一部分英國人民反對舊秩序的運動中有重要的貢獻。他

和他的運動打破了封建制度的障礙，替英國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開闢了道路。在這裏有重要的，倒不是關於他的打仗和他的宗教的見解及陰謀等等的紀錄，却是要研究克倫威爾在英國的生產與分配的發展中所佔的地位，要了解那個時期在英國爲什麼有反對封建君主的鬥爭，要研究那個時期在實際上所造成的變化：這些事情才是重要的，這些事情才是歷史科學的根據。由於利用這樣研究所獲得的知識（連同研究其他時期與其他所獲得的知識），我們便可能造成一般的理論——即關於社會發展的法則。這些關於社會發展的法則，和化學的法則或任何其他科學的法則，是同樣真確的。我們一旦知道了這些法則，便能夠利用這些法則，如同我們能夠利用任何科學的法則一樣，——我們不但能夠預言什麼事情可能發生，而且能够使我們自己知道怎樣行動來促成這件事情必然要發生；在另一方面，例如將遇着法西斯主義時，也能够知道怎樣行動來阻止它的發生。

所以根據馬克斯理論來研究歷史，其目的是要追溯那些貫穿於一切人類歷史之自然的法則；爲着這個目的，馬克斯理論所注意的不是個人，却是人民，而當它注意人民的

時候（在太古社會階段之後），它發現人民中有着不同的部分，有些部分向一個方向拉，有些部分却向另一個方向拉，都不是從個人做出發點，都是從階級做出發點。

這些階級是什麼呢？用最簡單的說法，這些階級就是人民中依同樣的途徑得到生計的各部分的人。在封建的社會裏，君主和封建主都是靠他們的「農奴」所供給的某種形式的貢品，（無論是個人的服役，或物品的進貢。）得到他們的生計；在實際上生產物品的是這些「農奴」，主要地是從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封建主子們是一個階級，他們所保持的是階級的利益。——他們都是要從他們農奴的勞動中盡量得到更多的利益，他們都是要擴大他們的土地，增加為他們勞動的農奴的數量。在別方面，農奴們是一個階級，有着他們自己階級的利益。他們要替自己及家屬保留更多的自己所生產的東西，不願把它交給主子；他們要有為着自己工作的自由；他們要從主子的虐待解放出來，他們的主子也就是他們的立法者和法官。有一位查格魯撒格遜的作家曾經用下面的句子描寫要為主子土地耕種的一個農奴的感歎：「噢，先生，我工作得很勤苦啊。天旋地轉我就出去，把牛趕到田裏去，把犁配上。冬天從沒有這樣嚴冷過，我不敢頓在家裏，因為怕

我的主子；每天我必須耕種一畝或更多的地。……」

因此，在每一個封建的國家裏，在主子和農奴之間，總有經常的鬥爭進行着。有的時候，只是出於個人的要求，或一羣農奴反抗他們的特殊的主子；有的時候，這種鬥爭却有着更廣大的基礎，有廣大數量的農奴共同行動，要求改善他們一般的生活狀況。在英國由波爾（John Ball）及泰勒（Wat Tyler）所領導的一三八一年的叛亂，就是「一個例子。關於這個故事的全部情形，見於弗根（H. Fagan）所著的「震動英國的九日」（Nine Days that Shook England）。相類的農奴或農民的起事，曾經發生於德國、俄國、和其他的國家；此外，較小規模的鬥爭也在繼續不斷地進行着。

農奴們除了對於他們主子的土地有工作的義務外，還須用物品來作許多形式的貢品——主子們不但分享農奴們在土地上所收穫的產品，而且還要分享農奴和他們家屬的手工的產品。那時也有了某些專門的生產者——例如武器和器具的製造者。那時還有了商人，他們買進剩餘的產品，用來交易其他區域或國家的產品。漸漸因為貿易的增加，這些商人開始需要的產品，不是以前由農奴所生產而為他們主子們不需要的剩餘產品所

能供給的了；於是他們開始發展爲着市場而需要的有組織的生產，利用那些已被釋放或由主子那裏逃出的農奴的空閒時間。已被釋放的農奴裏面，有些也能自己設法在城鎮裏經營起來，成爲自由的手工業者，製造布疋、金屬器具、和其他器具。這樣在慢慢的發展中，經過了幾百年，在爲着本地消費的封建式的生產之中，同時也發生着市場的生產，由獨立的手工業和工資勞動者的僱主進行着，獨立的手工業者漸漸地也發展成爲勞動的僱主，有夥計爲着工資替他們工作。所以自從十六世紀以後，便漸漸成立一個新的階級，即工業資產階級；同時帶着它的「影子」即工業勞工階級。在鄉間，舊日的封建的義務也消逝了，——個人的服役改爲金錢的租金；農奴有許多變爲自由的農民，每人有着他的租地；土地所有者對於他自己田地上所需要的勞動力，開始付給工資；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的農人也漸漸存在了，隨着來的是賺工資的田間勞動者。

但是資產階級在城鎮和鄉間的生長，並不會自動地消滅以前封建主的統治階級。恰相反，君主、舊的攬有土地的貴族和教堂中人，都爲着他們自己的利益，盡力利用新的資本主義。已被釋放的、或已逃到城鎮中去的農奴，也逃避了對於主子的進貢。（無

論是個人的勞役、用物品進貢，或用貨幣進貢。）但是等到這些農奴的後代比較富有的時候，他們開始覺得他們並不是真正自由的，——國王和封建的貴族要他們付出一切種類的賦稅，限制他們的貿易，阻礙他們製造營業的自由發展。

國王和舊的擁有土地的貴族所以能够這樣做，因為他們控制着國家的機構，——武裝的力量、法官和牢獄；同時他們還有制定法律之權。因此，資產階級的生長，其意義也就是新式的階級鬥爭的生長。資本來要從事於反抗君主及封建主的鬥爭，這個鬥爭繼續了許多世紀。在某些比較落後的國家裏，這個鬥爭仍在繼續進行着，——但是在英國和法國，（舉個例子來說）這個鬥爭是已經完畢了。

這是怎樣成功的呢？

這是由於資產階級從以前的封建統治者取得政權，是由於武裝的革命。在英國，這個階級的達到，較其他各國都早得多；新興的資產階級反抗捐稅和限制，作繼續不斷的鬥爭，到十七世紀中葉，已達到了高點。當時資本公司所受的限制，妨礙着資本主義形式的生產之擴大。資本公司最初試用和平的方法，——例如呈請國王，拒絕付稅等等，——

來排除種種限制；但是這樣反抗國家的機構並沒有得到多大的結果。於是資本家不得不實力來對付實力；他們不得不鼓動人民來反抗國王，反抗任意的捐稅和貿易的限制，反抗爲着企圖打破封建障礙而被拘捕，而被國王的法官加以懲罰。換句話說，資本家不得不組織武裝的革命，領導人民起來反抗國王和舊式的壓迫，——用軍事的方法來擊敗以前的統治者。必須在這件事做到之後，資產階級才有可能成爲統治階級，才有可能打破資本主義發展所受到的一切障礙，才有可能製定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法律。

誠然，在英國的這個資產階級革命，在大多數的歷史上，都把它視爲是反抗專制君主查理第一，（具有羅馬天主教學問而工於陰謀的君主）而克倫威爾則被視爲是值得崇敬的反天主教的人物，認爲他有着英國自由的偉大理想。總之這個鬥爭是被視爲一種道德的、宗教的戰爭。馬克斯理論的看法，却比僅僅注意個人更爲深刻，却比僅僅注意戰爭所用的口號更爲深刻。它認爲那個時期的鬥爭，其真諦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從舊的封建統治階級奪取政權的戰爭。在事實上，這確是一個明顯的轉捩點：在那次革命以後，以及一六八九年那次革命的第二階段，資產階級在國家的控制方面爭取了很大的參預

權。

在英國，由於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來得早，當時資本家的勝利還沒有決定全局的力量，還沒有達到完全的程度。因此的結果，雖則舊的封建關係大部分是被打破了，可是據有土地的階級（包括由城鎮中來的富有的新參加者）大部分還是殘存着，它本身就發展為資本主義的地主，在隨後的二世紀中，與金融資本家相勾結，保持着控制國家的頗大部分的參預權。

但是在法國，這類變化的全部過程來得較遲，直到了一七八九年，資產階級革命才發生，但是當時的變化却有着更深遠的影響。依馬克斯主義者看來，這却不是由於盧梭和其他的作家曾經發表著作，提倡人權，也不是由於當時盛行的革命標語是「自由——平等——博愛」。正像克倫威爾革命的本質，是要從階級鬥爭中而不是從宗教的標語中所能找得出來的；同樣地，法國革命的本質也是要從階級關係中而不是從旗幟上寫着的抽象的正義原則中所能找得出來的。

關於這樣的時期，馬克斯曾經這樣說過：「正像我們不能根據一個個人關於他自己

的意見，來判斷他；同樣地，我們也不能根據這樣的一個革命時期的本身意識，來判斷它。」（註）要對革命時期得到了解，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注意爭取權力的階級鬥爭，要注意新的階級從舊的階級手裏爭取權力；儘管新階級的領袖們所公開宣布的戰鬥目的，（無論是出於有意的或無意的）在表面上看來是和階級利益或階級權力沒有直接關係的抽象的觀念或爭點。

我們如以馬克斯理論作根據來研究歷史，便能看出階級間的鬥爭是人類社會發展之主要的推動力。但是一面有着階級鬥爭，同時還有科學的發達，——即人類征服自然力的發達，人類有着更大的力量來生產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動力機械的發現是生產上一個大的進步。而且它的影響還不止此。它並且促成據有紡織機的生產者之消滅，有了動力機械的發現之後，手工業者便不能與利用動力機械的生產者競爭，這種機械能使一個工人在一日間所紡所織，比手工業者在一星期所能做的還要多。於是有着、用着自己的生產工具的個別生產者，不得不讓位於下面的兩羣人：——一是資產階級，他們據有新的

註：見「政治經濟批判」一書中的導言。（馬克斯理論手冊第三七二頁）

動力機械，可是他們自己並不工作；其他一羣是產業勞工階級，他們不據有任何生產工具，他們只是爲着工資替據有生產工具者工作。

這個變化的到來是在不知不覺中的，並非由於任何人的預先設計；它是少數人爲着他們自己利益而應用所得的新知識的直接的结果；在這少數人應用的時候，並未預見或顯有隨着來的在社會方面的效果。馬克斯認爲在一切人類的變化裏面都有着這樣的情形：人們不斷地增長他們的知識，把新發現的知識應用於生產，由此造成深入的社會的變化。這些社會的變化引起階級的衝突，這種衝突所表現的方式是在觀念或制度上發生衝突，——例如對宗教、巴立門、正義等等，——因爲在當時盛行的觀念和制度都是生長在舊式生產和舊的階級關係的基礎之上的。

例如「階級」的制度。在英國就有所謂「神貴族」、「俗貴族」和平民；每一「階級」都各有其代表參加較早的巴立門。在今日雖在形式上還有貴族院與平民院（卽下議院）的區分，但是由於封建制度的被掃除，社會被重新分爲資本家和勞動者之後，這些「階級」在實際上已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在法國，已沒有舊的「階級」區分的痕跡

了。在白種人的美國，這樣的「階級」從來就沒有聽見過，因為當美國生長起來的時候，封建制度已經是將近消滅的了。

什麼使這樣的觀念和制度發生，什麼又使它們消滅呢？馬克斯指出：無論何時，無論在任何地方，觀念和制度都是從人們的實踐中生長起來的。第一件事是：生活資料的生產，——糧食、衣服、和庇身的處所。在每一個歷史的社會羣——太古的民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羣中各份子間的關係，都以生產的形式為根據。這羣中的種種制度都不是預先想出來的，却是從每一羣裏所習慣的事實中生長出來的；這羣中的制度、法律、道德的概念、和其他的觀念，都是從風俗中結晶出來的，而風俗却與生產的形式有着直接的關係。

所以當生產的形式發生變化的時候，——例如由封建主義變到資本主義，——制度和觀念也隨着發生變化。在一個時代被視為道德的事情，在別一時代却一變而為不道德的事情，掉轉過來也有相似的情形。很自然地，當物質的變化發生的時候，——即生產的形式發生了變化，——總要隨着發生的是觀念的衝突，對於現有制度的挑戰。

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便引起了對於封建關係的衝突，——在最新的生產形式裏，資本在實際上是被視爲至上的。於是引起了衝突的觀念：不是神權，却是「沒有代議權就不納稅」，自由貿易的權利，和新的宗教的觀念。（表現更多的個人的權利，較少的集中的控制。）但是在表面上看來雖然似乎是自由人爲着抽象的權利和宗教的形式而作拚命的鬥爭，可是在事實上却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和垂死的封建主義彼此間的鬥爭；觀念的衝突還是次要的事情。

由於這個原因，馬克斯主義者在社會組織方面並不提出抽象的「原則」，像有些烏托邦的作家所做的那樣。馬克斯主義者認爲，在人類思想上所出現的這樣的一切「原則」，都只是反映着某特殊時期和地方的實際的社會組織，並不是而且不能是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適用的。不但如此，即似乎具有普遍性的觀念——假如人類平等的觀念，——其實在不同的社會的時代，其意義也不是相同的。在希臘的城市國家裏，人們平等權利的觀念並不適用於奴隸。法國大革命時的所謂「自由、平等、和博愛」，它的意義是指新興的資產階級有自由貿易的自由，這個階級和封建主是平等的，這階級對本身應

有博愛，——應該彼此互助來反抗封建的壓迫和限制。這些觀念中沒有一個適用於法國殖民地的奴隸，或甚至沒有一個適用於法國本國人民中的貧窮的部分。

因此我們可以說，大部分的觀念，尤其是那些和社會組織有關的觀念，都是階級的觀念，都是在社會中佔優勢的階級的觀念；這佔優勢的階級，利用它對於宣傳機構的佔有，對於教育的控制，憑藉法庭，憑藉解職及相類計劃對爲相反的觀念之懲罰；由此強迫社會中其餘的部分接受它的階級的觀念。這個意思並不是說，這佔優勢的階級對自己，這樣說道：這裏有個觀念，這觀念自然是不正確的，但是我們要強迫其他人民相信它，或至少不許公開地否認它。恰恰相反，這佔優勢的階級，並不發明這樣的觀念。這樣的觀念是產生於實際的生活，——封建主或已成爲貴族的富有的實業家，所以有實際的權力，其來源却是物質的基礎，由於這物質的基礎才產生這個觀念：「貴族」是優越於其他的人民。但是一旦這個觀念既經產生且被建立了之後，佔優勢的階級，便要做到使每一個人人都接受它，——因爲倘若人民不接受它，這就是等於說，他們不依照這觀念去行動，——例如，他們便要對國王的神權挑戰（甚至進一步砍掉國王的大脑袋）。所以在在

何時期和任何國家裏佔優勢的階級，——不僅是日本，——都要盡力阻止「危險思想」的傳播。

但是也許有人要問：倘若觀念只是次要的，倘若基本的事實總是生產形式方面的物質的變化，那末任何「危險思想」怎樣能夠起來呢？換句話說，在新的生產形式在實際上出現以前，人民怎樣能夠想到這新的生產形式呢？

這個問題答案是：在新的生產形式的存在所需要的條件尚未出現以前，他們是不能夠想出新的生產形式的。但是當這些條件已經出現的時候，由於舊的條件和新的生產力的衝突，使得他們想到新的生產形式。

試舉一個例，由於「工資勞動」的生產之發達，和爲着實現利潤而有出賣產品的必要，使較早時期的資本家對於貿易所受的封建的限制，加以尖銳的反抗。由此引起自由（避免限制）的觀念，對決定賦稅應有發言權的觀念，以及其他等等。此時所有的還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却已經出現，從這些條件中便引出了資本主義的觀念。

關於社會主義的觀念，也有相類的情形。科學的而非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的觀念，其發生必須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已經發展的時候，——必須在大規模的生產已廣泛普遍的時候，必須在資本主義由於生產過剩屢次發生恐慌，顯然阻礙社會進步的時候。

觀念雖然必須從物質的條件中產生出來，可是當這些觀念已經生產出來的時候，對於人們的行動却有着影響，於是對於事的動向也有着影響。根據於舊的生產制度的觀念是保守的，——把人們的行動向後拉，這說明爲什麼每一個時代裏佔優勢的階級要盡力教授這些觀念。但是根據於新的生產條件是進步的，——鼓勵人們促成新制度的行動，這說明爲什麼佔優勢的階級把這些觀念視爲危險的。例如在大多數公民陷於半飢餓狀態的時候，却有人毀滅了食糧提高物價，我們認爲這樣的社會制度是壞的；這個觀念在佔優勢的階級看來顯然是「危險思想」。這個觀念要引到另一種制度的觀念，在另一種制度裏，生產是爲着應用而不是爲着利潤；這個觀念又要引到社會主義政黨的組織，由它開始努力去促成轉到新制度的變化。

所以馬克斯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的概念（即「歷史的唯物論」）並不是唯物的「決

定論」，——這理論主張人的行動是被圍繞着他的物質世界所絕對決定的。恰恰相反，人的行動和這行動的造成的物質的變化，一部分是在他以外的物質世界的產物，一部分也是他自己知道怎樣控制物質世界而得到的產物。但是他所以能得到控制物質世界的知識，完全是由於他對物質世界的經驗，這物質世界是先於他而存在的。他得到物質世界的經驗，不是從抽象的、安樂椅的途徑來的，却是從生產他生活上所需要的東西的過程

中來的。當他的知識增加的時候，當他發明並實行新的生產方法的時候，社會組織的舊的形式便成爲障礙物，阻止他對於新法的充分應用。人們從生活的實踐中得到對於此事的感覺；他首先反抗的是社會組織的舊的形式所造成的特殊的罪惡，特殊的障礙物。但是不能避免地，他們終於要被牽入對於全部舊制度的一般的反抗。

在某限度內，新的生產力從舊的制度中發展出來的一切過程，是不自覺的和無計劃的；反抗保守舊制度的社會組織之舊的形式，這種反抗的鬥爭在某限度內也有同樣的情形，也是不自覺的和無計劃的。但是有一個階段總是要達到的，在這時候人們看出舊的階級關係成了障礙物，阻止新的生產力被充分地應用；就在這樣的階段，「將來操在掌

握中的階級」的自覺的行動開始它的效用了。

於是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不必再是不自覺的和無計劃的了。人們已集聚了足夠的經驗，足夠的關於社會變化法則的知識，能够在自覺的和有計劃的途徑中，遞進到其次的階段，建立另一種社會，在這裏面生產是自覺的和有計劃的。聯特烈曾經這樣說過：

「直到現在支配着歷史的客觀的外在的勢力，到了那個時候將歸於人們自己控制之下。只有從這個觀點看去，人們才能在充分的自覺中形成他們自己的歷史。」（見

「馬克斯理論手冊」二九九頁）

第二章 資本主義社會

馬克斯的一生大部分都用於資本主義的研究，——這種的生產方法在英國已接替了封建主義，並於上世紀中建立於全世界各處。他的研究目的是要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資本主義並不是最初就已經常存在着的，它是漸漸生長起來的；在馬克斯時候所見的資本主義，已不是和十八世紀後葉在英國「工業革命」時候同樣的了。當時馬克斯的問題並不是僅僅描述他自己時候所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却是要從事分析，由此指示爲什麼而且是依着什麼方向，資本主義在變化着。這樣研究這個問題，却是新的。其他研究經濟的作家，只看到資本主義的現狀，描述時只把它看作固定的、永久不變的制度；依馬克斯看來，這個生產方法，和歷史上其他一切的生產方法一樣，也是在時常變化之中。所以他的研究的結果不只是描述，却是科學的預見，因爲他能夠看出資本主義在事實上發展的途徑。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從封建時代個人的生產生長出來的。生產之代表型的封建的形式，是爲着本地消費的生產：糧食、衣服、和其他的物品，由農奴爲着他們自己的封建主而生產的。後來漸漸有了剩餘，——即比某一羣人所需用的物品更多的物品，——這剩餘的物品，便被賣出，和由其他國家或由本國其他地方帶來的物品交換。但是生產的主要部分，仍然是爲着生產者和他們的封建主子的消費。

必須在封建的單位開始解體的時候，這種生產的形式才漸漸變成爲利潤的生產，爲利潤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的特徵。爲利潤的生產需要兩類人：有些人有着足夠的資源，用來購買生產工具；織機、紡紗機械，及其他等等；其次，還有些人自己沒有生產工具，沒有藉以生活的資源。換句話說，要有資本家，他們擁有生產工具；還要有工人，他們求得生計的唯一機會是用着資本家所有的機械工作。

工人製造物品，不是直接地爲着他們自己的需要，也不是爲着他們新的「主子」（即資本家）自己的應用，却是爲着資本家要售賣這些物品去得到錢。這樣造成的物品叫做「商品」，——爲着要拿到市場去售賣而造成的物品。工人得到工資，僱主得到利

潤，——即在消費者對物品已付了錢之後，並在資本家已付了工資，原料成本及生產的其他成本之後，所多出的東西。

什麼是這利潤的來源呢？馬克斯曾經指出，這利潤不能由於資本家售賣產品時所得超出產品的價值而來的，——不然的話，便是等於說，一切資本家都無時不在互相欺騙着，一個購得這種的「利潤」，別個必然要蝕本，這樣無數的利潤與蝕本互相抵消，便沒有一般的利潤（按指資本主義社會的總利潤）可以多出來。這種說法顯然是不通的。由此足見在市場上一件物品的價值必然是已經包括着利潤：利潤必然是發生於生產的過程中，而不是發生於產品的銷售中。

於是這種研究必然要使我們對於生產的過程作細密的檢討，要看出究竟在生產中有沒有什麼因素，在物品的成本（即物品的本身價值）之外，又加上價值。

但是我們首先要問「價值」是什麼意思？就尋常的文字說，價值有兩個截然分明的意義。它的意義也許是指在某些人對應用某物覺得有價值——例如一個口渴的人覺得喝茶有價值；一件特殊的東西在某些人也許覺得有「情緒上的價值」。但是價值的尋常應

用時還有另一個意義，——一件東西在市場上由一個買者賣給買者時的價值，這就是所謂「交換價值」。

誠然，即在資本主義的制度裏，可以爲着特殊的買主製造特殊的物品，特定特別的價格；但是馬克斯在這裏所提出研究的却是常態的資本主義生產，——在這種制度之下，各種各式的，幾百萬噸的產品，都爲着一般的市場而生產，都爲着任何買主而生產。什麼使這樣大量生產的產品在市場上有着常態的「交換價值」呢？爲什麼「碼的布（舉個例子）比一個針有更多的交換價值呢？

交換價值是用錢來計算的；一件物品「值得」若干數量的錢。但是無論是用錢或是由於直接的交換，什麼使得物品能够在價值上彼此互相比較呢？馬克斯曾經指出，物品如要這樣比較，必須有些共同的東西，某些物品含得多些，某些物品含得少些，這樣才能使比較成爲可能。這個共同的因素顯然不是重量，或顏色，或其他物理的特質；也不是爲着人類生活而有的「使用價值」（必需的糧食就比汽車的交換價值少得多），或任何其他抽象的因素。爲一切產品所共有的只有一個因素，——一切產品都是由人類勞動

所生產的。一件物品有着更大的交換價值，倘若在生產時用了更多的人類勞動；交換價值是由用在每一件物品上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

但是，當然，這裏所指的並不是個別的勞動時間。當物品在一般的市場上被買和被賣的時候，這些個別產品的交換價值不是依據個別計算，都是依據平均數；任何特殊一碼的具有某種重量和質地的布，它的交換價值，是被爲着它的生產所需要的「平均的社會需要的勞動時間」而決定。

倘若這是在資本主義之下所生產的物品的交換價值之一般的基礎，那末什麼決定付給實際生產者（即工人）的工資數量呢？馬克斯用了下面的方式提出這個問題：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的物品和在資本主義之下的勞動力，彼此之間有個共同的因素，這共同的因素，依我們所知道的，在市場也有着它的交換價值：什麼是這個共同的因素呢？除了我們所已說過的，決定尋常產品的交換價值的那個因素之外，——即用於生產物品所需的勞動時間，——並沒有什麼其他的共同的因素可言。用於生產勞動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是什麼意思呢？這是指用於生產使得工人維持生活所需要的糧食、蔽身處所、溫暖，及

其他物件的時間（平均的「社會需要的」時間）。在常態資本主義社會裏，需要用來維持工人家屬生計的物品，也須計算在內。用來生產這一切東西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決定工人勞動力的交換價值，這勞動是由工人爲着工資賈給資本家的。

但是在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裏，用於維持工人勞動力所需要的時間，每日也許只要四小時就夠了，而他每天在實際上所用的勞動力却須達到八小時、十小時，或更久的時間。所以每日在最初的四小時，他的實際的勞動所生產的恰恰等於在工資上所付給他的；在他的工作日的其餘的時間，他却在生產「剩餘價值」，由他的僱主支配着。這就是資本主義利潤的來源，——資本主義利潤，就是工人所生產的、超出他自己生活維持費（即他所受的工資）的價值以外的價值。

這是關於馬克斯對於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分析之簡要的敘述，原有再作進一步更具體研究的必要，但是因爲限於篇幅，未及詳論。可是有幾個要點值得我們在這裏指示出來。

我們在上面用到「交換價值」這個名詞，因爲這是全部分析的基础。但是在實際的生活中，物品的出售，並非一定恰巧合於物品的交換價值。無論是物質的產品，或是人

類的勞動力，在市場上被買和被賣的時候，總是有它的價格，這價格也許是高於正確的交換價格，也許是低於正確的交換價值。在市場上也許某特殊產品有着剩餘，在那時這特殊產品的價格也許比正確的交換價值低得多；在別一方面，倘若市場上缺少這特殊產品，這特殊產品的價格便要超過正確的交換價值。這種在價格上的漲落，在事實上是受着「供給和需要」的影響，這使許多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認為供給和需要是價格的唯一因素。但是供給和需要只是在明確的水準周圍造成漲落，這是明顯的事實。什麼是這個水準，無論是一個辨士，或是一百鎊，顯然不是被決定於供給和需要，却是被決定於生產這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勞動力的實際的價格——即所受的實際的工資，——也被供給和需要所影響；但是它也被其他因素所影響，——尤其是工會組織的力量。但是在尋常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勞動力的價格總是圍繞着一個明確的水準而漲落着，——這明確的水準是等於工人的生活維持費。這裏所要考慮到的是種種等級及各羣的工人也有着種種差異的需要，而這種種需要的本身所以被承認，也大半是以前工會鬥爭的結果，由於以前工會的鬥爭，才建

立超出最低生存標準以上的生活標準。

不同等級的工人的勞動力，在價值上當然不是相同的；一個熟練工程師的一小時工作所生產的價值，比一個不熟練工人所生產的價值多。馬克斯曾經說明，物品在市場上被售買的時候，即可表示更熟練的工人每小時所造成的物品與尋常的工人每小時所造成的物品，其間有着明確的關係，在這樣的時候，他們所生產的價值有着差異，在事實上是顯明的。

這種價值上的差異是怎樣發生的呢？依馬克斯的答案，這並不是根據什麼「原則」，說熟練是在道德上較勝於熟練的缺乏，或任何其他的抽象的觀念。熟練工人的勞動力比普通工人的勞動力有着更多的交換價值；所以有這樣的事實，也是由於使一隻汽船比一隻划船更有價值之同樣的因素——由於用了更多的人類勞動來生產它。訓練熟練工人的整個過程，除了維持他的熟練所需要的較高的生活程度之外，還含有更多的勞動時間。

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的，倘若勞動的強度增加，超過以前的平均強度，那末這仍是

等於更長的勞動時間；八小時的加强的勞動，所產生的價值，可以等於十小時或十二小時的以前的常態勞動所產生的價值。

馬克斯爲要表示利潤來源而作的分析，它的重要性在什麼地方呢？它的重要性是在：這分析解釋了資本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在每一個工廠裏，或其他的企業裏，付給工人的工資都不是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全部的價值，都只是等於這個價值的半數或甚至更少。工人在工作日所生產的其餘的價值（即在他已經生產了等於工資之後）都被他的僱主取去了。他的僱主可用好幾種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例如降低工人的工資；這就是說，工人每日爲着自己工作的部分少，爲着僱主工作的部分多。還有一種方法也可得到同樣的結果，就是由於加速或加強勞動——工人用工作日的較小的部分來生產自己的維持費，用較多的部分來爲僱主的工作。此外還有一種方法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就是由於加長工作日，這是把爲着僱主工作的那部分的工作加長起來。在另一方面，工人也提出更多工資和更短工作時間的要求；反對「加速」，由此奮鬥來改善他自己的地位。

因此，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總是有着繼續不斷的鬥爭；這種鬥爭，只須資本主義生

產制度存在的時候，是不會停止的。這個鬥爭，在開始的時候，是個別的工人或成羣的工人向個別的僱主鬥爭，漸漸地擴大它的範圍。在一方面有着工會的組織，在另一方面有着僱主的組織，使每一階級的大部分人都起來，加入行動，彼此對抗起來。最後，工人的政治的組織被建立起來了，這種組織漸漸擴充之後，能使一切工業中人和人民中的其他部分，都起來加入行動，反對資產階級。這個鬥爭，在最高形式的時候，便變成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建立新的生產制度，使工人不必再用一部分的時候爲着另一階級的利潤而工作。關於這一點，以後幾章裏還有較詳的說明；在這裏所要提出注意的要點是：在資本主義之下的階級鬥爭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身特質，——兩個階級的敵對的利益，在生產過程中繼續不斷地起着衝突。

既經分析了工資和利潤之後，我們現在要進而研究資本。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不是全部都被他的僱主拿去。這好像是一筆款子，各種資產輩各拾取一部分，——地主取得租金，銀行家取得利息，中人取得「商人利潤」，實際的工業僱主只取得所餘的部分，作爲他自己的利潤。這並不影響到上面的分析；

；這只是說，爲着分贖，這些資產羣裏面也在進行着旁支的鬥爭。但是要盡量從勞工階級奪取更多的利潤，他們却是統一起來。

什麼是資本？

資本有着很多物質的形式：機械、建築、原料、燃料、以及其他在生產上需要的東西；還有個形式是用來爲着生產而付作工資的錢。

但並不是一切的機械、建築等等，甚至不是一切的錢都是資本。例如在愛爾蘭西岸的一個農民，他也許有某種建築供自己居住着，有着幾碼的地圍繞着這建築；他也許還有些家畜，和一隻小船；他甚至也許還有着小數量的錢。但是倘若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不是任何其他人的主人，那末他的財產沒有任何部分是資本。今日在蘇聯的農民，也有着同樣的情形。

財產（無論是任何物質的形式）在經濟的意義上變成資本，只有在它被用來生產剩餘價值的時候；這就是說，只有在它被用來僱用工人的時候，這些工人在生產物品的過程中，也在生產着剩餘價值。

什麼是這種資本的來源呢？

試回過頭來看看歷史上的事實，便知道資本的較早集聚，最大部分是由於公開的掠奪。當時表現於金子和其他寶貴物品的鉅量的資本，是由於冒險家從美洲、印度、和非洲搶劫來的。資本由掠奪而得來，這還不是唯一的方法。在英國本身，全套的所謂「圈地法」，就是爲着資本主義的農人的利益，偷取了公共的土地。這樣一來，他們剝奪了農民賴以生活的憑藉，使他們變成無產者，——變成工人，除了在新主人所取去的土地上替他們工作之外，沒有其他的生活的可能。馬克斯指出，這是資本的真正來源「原始的集聚」，並不是像神話裏所說，說是由於節儉的人從他們的菲薄的生活中心「節省」下來的；馬克斯對於這種傳說，曾經有如下的諷刺：

「這個原始的集聚，在政治經濟學上所發生的作用，差不多如同原始的罪惡在神學上所發生的作用一樣。亞丹咬了蘋果，於是罪惡降到人類身上。……在很古的時候，有着兩種人：一種是動的，聰明的，尤其是節儉的良民；還有一種是懶惰的流氓，揮霍他的資產，而且是用來過着放蕩的生活。這樣，前一種人集聚了財富；

後一種人除了他們自己的皮以外，終於沒有什麼可以出賣的了。而由於這個原始的罪惡，就開始了大多數人的貧弱，他們無論怎樣勞動，直到現在，除了自己以外，沒什麼可以出賣；同時也開始了少數人的財富，在經常增長着，雖則他們久已停止工作了。」（見「馬克斯理論手冊」三七六頁）

但是資本並不停留在原始集聚的水準；資本已在極大的速率中增長起來。即使原始的資本是直接掠奪的產物，自從那個時期以後，却有了堆積起來的更多的資本，什麼是它的來源呢？

依馬克斯的答案，這來源是間接的掠奪。使工人做着比維持他的生活所需要的更長時間的工作，掠取工人在額外時間裏所創造的價值——「剩餘價值」。資本家把這個剩餘價值的一部分作為他自己的維持費；其餘的是被用來作為新的資本。這就是說，他把其餘的部分加入他以前的資本裏面去，這樣能用更多的工人，在其次的生產週轉中掠取更多的剩餘價值，於是依次又有着更多的資本，——無窮地這樣下去。

無窮地這樣下去，倘若沒有下面的事實；有着別的和社會的法則也在發生作

用。從遠處看，最重要的障礙是階級鬥爭，這鬥爭時常阻礙着上述的整個的過程，最後由於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在事實上就把這整個過程完全停止了。同時在資本主義發展之順利的過程中，還有許多其他的障礙，發生於資本主義的本質。

經濟恐慌的發生，阻止着資本的擴充，甚至要使人破壞以前幾年中所集聚的資本的一部分。馬克斯曾經說過：「爆發着一種流行病，這在較早的一切時期裏似乎是一件可笑的事情，——過多生產的流行病。」（見「馬克斯理論手冊」二九頁）在封建社會裏，豐盛的麥的收成，它的意義就是每一個人的更多的糧食；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因為過多的麥賣不出去，這豐盛的收成也許反而要使失業的工人陷入饑餓，且因此在第二年更少的麥被播種下去。

資本主義恐慌的特點，現在是衆所週知的了：有着過多生產，於是新的生產衰落，工人失業；由於工人的失業，於是市場上的需要較前更為衰落，於是更多的工廠要減少生產；新的工廠不但不被建立起來，而且有些現成的廠被破壞掉（例如英國西北岸的船塢，或蘭開夏的紗錠與織布機）；麥和其他的產品被毀掉，雖則失業者和他們的家屬遭

受着饑餓和疾病的痛苦。這是一個瘋人的世界；但是最後因為存貨被用完或被毀光了，生產開始增加，貿易發達，有了更多的職業給人幹，——於是二年或二年間有着穩定的恢復，引出在表面上似乎無可限量的生產的擴充；直到突然又再一次發生過多生產和恐慌，老花樣的整個過程又開始捲土重來了。

什麼是這種恐慌的原因呢？依馬克斯的答案，資本的每一部分都在競爭着向前擴充，——爭取更多的利潤，於是生產並且出賣更多的產物，——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法則。資本愈多，生產也愈多。但是同時，資本愈多，所用的勞動力却愈少；機械代替了人，（即現在所謂工業的「合理化」）換句話說，資本愈多，生產愈多而工資愈少，於是對於所造的產品之要求也隨着愈少起來。（在這裏有一點須略加說明，即全部的工資不一定有着絕對的低落；通常這種恐慌的到來是由於全部工資的相對的低落；這就是說，全部工資在繁榮的時期中也許在實際上是增加了，但是却仍少於全部生產的增加，使大眾對於產品的需要仍落後於產品的大量增加。）

這種資本擴充與工人需要之相對的停滯，彼此之間的不相稱，是恐慌所由來的終極

的原因。但是，自然，恐慌在什麼時候才表面化；在什麼特殊的方式下發展出來，也還要看其他的頗多的因素，——可從一九三九年的英國舉個最顯明的例子：大規模的軍備生產，（這是政府的需要，是和常態的資本主義程序中的所謂需要，不能混為一談的。）可使不可避免的恐慌延遲並局部地掩飾着一個時期。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戰爭。如同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其他的一切因素一樣，它有着兩個矛盾的結果。在一方面，因為要競爭去賣出更多的產品，每一個資本主義的企業都時常在設法減低生產的成本，尤其是由於節省工資，——由於工資的直接減低，或由於工作的加速，或由於其他形式的合理化。在別一方面，能夠得到足夠的資本來改善技術以減少努力的企業，却參加促成上面所描述的一般的過程，——由於減低所付出的全部的工資，也減低了大眾對於產品的要求。

可是能夠改善技術的企業，在一個時期裏，却能賺得較高率的利潤，——直到它的競爭者也能照它的榜樣做，也能用較少的努力來生產的時候。但並不是它的一切的競爭者都能照它的榜樣做。因為平常的廠店在規模上一天天宏大起來，要使設備現代化，所

需要的資本也一天天大起來，於是能够趕得上學榜樣的公司，其數量也漸漸地少起來。跟不上的許多公司便要碰壁，——它們都被產了，不是被較大的競爭者所接收過去，便是完全關閉。「一個資本家殺死許多資本家。」這樣一來，在每一部門的工業裏面，各公司在數量上經常地減少下去；宏大的托辣斯出現，多少支配着特殊的工業部門。於是從資本主義的競爭中，發生它的對方，——資本主義的獨佔。這又引出新的特點，將在下一章裏提出來研究。

第四章 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

就通常習用的意義說，帝國主義是開拓的政策，是征服落後的國家來構成帝國的政策。有些人以為這種政策不過是出於一種抽象的願望，要看見國旗在更多的土地上飄揚着；有人看出這種政策並不只是出於這種抽象的願望，認為還有某種經濟的理由。例如有時候有人說，這種政策所以發生的理由是要尋覓市場，或是要爭取原料和糧食，或是要爭取本國過擠的人民藉以得到出路土地。

上面所說的這些經濟的理由，倘若不和更深刻的分析合併起來看，沒有一個能充分使人信服的。外國儘可以成爲很好的市場（譯者按：這裏外國是指獨立的外國；如僅僅爲着市場，不一定要用帝國主義的開拓政策，侵略其他的國家，下面所提及的外國，也含有此意）；英國雖然有了廣大土地的帝國，仍有大部分的貿易是和外國來往的。原料和糧食的供給，也常能從外國或外國的屬地得到；其實外國經常有着賣不出的剩餘，很

迫切地要尋得購買的顧客。講到移民所需要的土地，殖民地的廣大面積並不適宜於任何歐洲人的移殖；即使有適宜的土地，移殖到那裏的人民所能得到的生活，也不見得就優於在某些外國所能得到的生活。這樣看來，法西斯主義者爲着開拓政策的辯護，有時被和平主義者及其他的人不加思索地隨聲附和着，在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根據。

第一個用馬克斯理論對於近代的帝國主義加以分析，要推列寧。他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中有一個是資本的輸出，這和尋常商品的輸出有別；他並說明，這是由於資本主義本身發生了某些變化所造成的結果。因此，他認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別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裏，大規模的獨佔已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發展起來了。

在工業的資本主義較早的時期，工廠、礦、和其他企業，都是很小規模的。一般地說來，這些都是爲家族羣或小羣的合夥所有；當時要開辦一個工廠或開掘一個礦，所需要的比較小量的資本，在他們是能夠供給的。但是每一個新的技術的發展，都使更多的資本成爲必要；同時在別一方面，工業產品的市場經常地擴大着，——犧牲手工業的生產，這種情形首先發生於英國，後來也發生於其他各國。於是工業的企業規模迅速地發

展起來。由於鐵道、輪船、鐵，以及後來的鋼鐵的種種發明，於是工業也隨着更爲發展，包括更大規模的企業。無論是什麼工業，規模愈宏大的企業，經營起來也愈經濟，容易賺得更多的利潤，更迅速地擴充起來。許多較小的企業不能競爭，只得關門，或是被更有力的敵方所併吞。

這樣，有一個雙重的過程在經常地進行着：生產一天天更集中於較大的企業，而由少數最富的人對於生產的控制，其比例也在經常地增加着。

馬克斯對於在他自己的時候已發生的這個過程，已經感覺到，已經叫人們要注意到技術集中之日漸增加（即生產集中於大的單位），其次要注意到資本的佔有或控制也集中於更少數人的手裏。他已看出，不可避免的結果是獨佔代替競爭，而這件事要使內在於資本主義中的一切困難都是更尖銳化。

本世紀開始的時候，在許多工業部門裏所已達到的強度的獨佔，已有經濟學家注意到（尤其是英國的霍布遜 J. A. Hobson）。在上次世界大戰的期間，列寧（在他所著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裏）曾把已經知道的關於獨佔的種種事實，彙集

起來研究；他不但注意到獨佔之單純經濟的特點，並且注意到獨佔之政治的和社會的特點。根據自從馬克斯逝世以後所發展的新的形勢，列寧發揚光大了馬克斯所達到的結論。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約在一九〇〇年就在發展中；他指出這個階段有五個經濟的特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 生產和資本的集中所發展到的程度，已構成獨佔，在經濟的生活上發生重要的作用。

這已在每一個高度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發生，尤其是在德國和美國。這個過程，自然是在繼續增高的速率中向前進行着。在英國，自從上次世界大戰以後，獨佔已有了很大的擴充。例如倫敦轉運局和帝國化學工業公司一類的公司，每個公司都有近於或超過一萬萬鎊的資本，便是顯著的例子。(馬克斯並不把倫敦轉運局或任何相類的所謂公共機關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因為它仍是私人資本家所有。這也只是獨佔事業，有着巴立門的後盾罷了。)在每一個工業部門裏，全部貿易的最大部分，都是由少數的大公司把持着，它們由於彼此訂立合同，決定售價，各應參加的部分等等，而彼此發生聯繫，在實際上

是實行聯合的獨佔。

(二) 銀行資本融合於工業資本，構成「金融資本」寡頭，在實際上統治着每一個國家。

這一點有略加說明的必要。在較早的時候，工業資本家和銀行家有區別的；銀行家對於工業的經營沒有直接的利益，雖則他們自然可以借款給工業資本家，在利息的形式之下分享一部分的利潤。但是後來由於工業的發達和「股份公司」的廣大的設立，據有右銀行的人也開始在經營工業的公司中加入股份，同時更富的工業家也在銀行裏加入股份。這樣一來，最高的資本家，無論他們開始的時候是銀行家或是工業家，都變成「銀行家·工業家」了。(按即二者合併爲一，有人把他叫做「金融資本家」。)這樣把資本主義的機能合併於一羣之後，便很大地增加他們的勢力。(在英國還有一個特殊的情形，即大地主也融合到這一羣裏去。)由於這樣與工業的廠家發生聯繫的銀行，和這樣的廠家合作，不但可以借款給它，而且借款給別個公司的時候，也要附有條件，要這些借款公司都要向它有關係的廠家訂貨，以及其他等等。這樣，「金融資本」羣能够很

迅速地增加它的財富，增加它對於一個又一個的工業部門的獨佔的控製；政府當局對於它的意見不得不特別尊重，那是不消說的了。

關於銀行和工業的融合，最好的例證是銀行的董事同時兼任其他廠家的董事，其數量一天天增加起來。自然，這並不是說銀行就佔有了其他廠家；這裏所要指出的要點是：在銀行界有勢力的人物，同時也是在工商界有勢力的人物，——就英國說，他們構成最富的一羣，這羣的資本滲透了全部分的英國資本主義。在一八〇七年，英國各銀行（後來成爲「五大」）及英國銀行（Bank of England）的董事，同時兼任了一五七其他廠家的董事職位；在一九一三年，他們同時兼任了三二九其他廠家的董事職位；在一三九九年，他們同時兼任了一一五〇其他廠家的董事職位。這些數字所包含的全部的力量更要擴大，倘若我們想到一九三九年的上述數字中包括有倫敦轉運局和帝國化學工業公司一類的公司，這類公司本身就併吞了很多較小的企業。

（3）資本的輸出，有別於商品的輸出，其重要性較前逐漸增加起來了。

在資本主義的較早時期，英國把紡織品和其他製造品輸出到其他國家裏面去，以所

得的收入購買當地的土產帶回來；這樣，在實際上是把英國的製造品去交換英國所需要的原料和糧食。但是在上世紀的下半葉，尤其是在上世紀的末了，金融資本家逐漸更爲注意於資本的輸出，其目的不僅在貿易上的交換，却在年年從這個輸出的資本上取得利息。這種資本的輸出，是借給外國的國家或外國的公司，或借給英國的屬地，作爲鐵道、船塢、或礦的資金。不過這種資金的輸出，通常都附有如下的條件，借款的方面所需要的材料等等須向銀行有關係的英國工業廠家訂購。這樣一來，金融資本好像有着兩翼，共同合作，彼此都從這裏而得到很厚的利潤，同時排斥其他的競爭者參加這種生意。

(4) 各國資本家建立國際獨佔的聯合，分割世界，實行壟斷。

這種國際獨佔的聯合，發生於鋼鐵、油、以及許多其他的工業；由各國的獨佔羣彼此商定，在全部分的外國貿易中，各人應分享怎樣的部分；往往彼此分配着特殊的市場，彼此同意於確定的價格。可是這種同意是有着它的限制的，以後我們還要另有解釋。

(5) 列強對於世界土地的分割，在實際上已經完畢了。(在一八七六年，非洲之被併於歐洲列強土其百分比僅十一，到一九〇〇年已到九十了。)

這件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此以後，對於多少不能自衛的國家之容易的併吞，不能再繼續進行了。最富的各國裏的金融資本羣，除非犧牲對方的利益，不能再開拓他們所控制的土地了，——這就是說，除非用大規模的戰爭來重分世界，使戰勝國得到便宜。

關於這方面，列寧所指出的幾個特點裏面，有一點在今日尤其有着特殊的興趣。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競爭於開拓土地，這件事在以前只是被人認為它的對象不過是殖民地的國家。列寧指出，這還不是主要的；這種競爭具有一般性，在適宜的情況之下，它的對象是要侵犯到歐洲的其他國家。今日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侵略狂，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這全部分析的正確性，已被過去廿五年的經驗所證實了。列寧根據這全部的分析，得到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不能免地要帶來更大的經濟恐慌，世界規模的戰爭；在另一方面，爲着反抗帝國主義者的剝削，必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被壓迫人民的叛亂。

資本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裏，這也是等於說，這少數人更得到控制國家機構的權力，

使各國的政策與這些少數人的利益發生更密切的聯繫。正是因為有看這個因素，所以在每一個國家裏的金融資本羣能够用關稅、限制、和其他的國家計劃，最後甚至可用戰爭，來與外國的競爭者搏鬥。

在這些敵對的各羣中的衝突，爲什麼不能避免呢？他們爲什麼不能夠用同意的辦法，來把世界瓜分呢？

我們在上面曾經提到，在各國裏的探估羣同意於分割世界的市場。就抽象說，這似乎也許可以做到完全免除競爭，可以做到一種永久性的國際利益的融合。但是現實却是供事實，說明這種國際的同意是從來不會永久的。如在一九〇五年各國金融資本羣要商定一種同意，那是要根據當時各羣的生產力，例如英國的、法國的、德國的、和美國的等等，來分配市場。但是不平衡的發展是資本發達的一個法則。上面所說的同意儘管成立，不到幾年，德國的一羣，或美國的一羣，或其他的一羣，它的生產却增加了起來，於是這羣便不能滿足於以前的分配法辦法。它便要痛斥這個以前的同意，這個時候倘若其他各羣不立刻屈服，一個新的，更尖銳的奪取市場的鬥爭又要開始了。在事實上，這

是一切這類同意的命運；因為不平衡發展的法則不僅適用於特殊的工業羣，而且適用於各國的全部資本；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經濟的同意只是好像各國金融資本羣間的貿易戰爭之暫時的休戰。

從經濟戰本身是得不到解決的辦法的。於是各國的金融資本羣，通過他們各該國的國家機構，建立關稅的障礙來對付他們的對方；對輸入實行限制的辦法，設法和其他國家訂立特惠的條約，拚命擴大他們可以實行獨佔的土地範圍，——並且增加軍備，準備戰爭，在戰爭中如果得到勝利，他們至少暫時比對方處於優越的地位。

大規模的戰爭，列強間的戰爭，是財富集中於各國金融資本羣的手裏所遺下的結果。在表面看來僅屬單純經濟的過程，——生產和資本的集中，——却直接引到可怖的社會災難的戰爭。而且這還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則所產生的唯一的社會災難。生產力的極大的發達，加上敵對的獨佔羣因競爭而加緊的「合理化」；引到資本主義的一般的恐慌。除了或許在戰爭之外，生產力是從來沒有全部被用着。即使在高度的「繁榮」時期，仍有大量的機械和廣大面積的土地沒有被用着，仍有千百萬的工人失業。因為資

本集聚在少數人的手裏，達到了一個階段，使生產永遠向後退；私有的資本，在一個階段曾經幫助人類發展的生產力，現在却成了向前發展的障礙物。

還有更多的有害於社會的結果隨着來。在敵對的帝國主義各羣間的競爭中，工人的狀況更惡化了。技術上的合理化，——應用節省勞力的機械，——更加强工作的速度。因為要擴充軍備及其他爲着戰爭而做的準備，於是減少社會服務，或至少停止它的發展。失業和低業（按即大才小用），隨處都是。每次相對的繁榮（說是相對的，因爲這時的生產只是比蕭條時期較高而已）過了之後，接上去的不能免的經濟恐慌，造成減少工資的機會。因此，階級鬥爭更尖銳化了，勞工階級革命成爲現實了。

但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還有另一個特點，列甯在他的分析中也曾經指出的。帝國主義國家裏的獨佔的各羣，能够由於剝削落後的人民，取得超平均的利潤。這件事實有一部分是因爲落後人民的生活程度低落；他們的生產方法還是原始的；有一部分因爲完全冷酷的統治者和資本家加強對於他們的可怖的待遇；還有一部分是因爲機械工業的產品能以特別高的交換率，和手工業的產品交換。這裏所指的不是貨幣，是指貨物。

我們記得，任何產品的交換價值，是受它的生產所包含的「平均的社會必要勞動」所決定的。例如用機械生產一碼的布所需要的「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假使以在英國的例子來說）也許只要用手機生產一碼的布所需要的時間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但是機械製造的布到了印度之後，它的一碼可與一碼印度布的價值交換；換句話說，它在印度所得交換的價值比它在英國的價值高得多。等於這個較高價值的印度原料或其他的印度產物，一被帶回英國售賣的時候，所得到的利潤，比這碼布在英國售賣出去所得到的利潤高得多了。即使退一步說，兩邊所用的機械是同樣的，不同水準的技術也要發生影響，結果還是可以得到額外的利潤。這種額外的利潤，自然適用於一切這類的交易，並不限於布的一物；因此，金融資本的各羣發了很大的財。例如愛爾門（Ellerman）所賺的四千萬鎊和耶路（Yule）所賺的二千萬鎊一類的鉅量的財富，大部分都是由這種額外的利潤得來的。

由於剝削殖民地人民而得的這種額外利潤，就勞工運動方面說，有着它的特別重要性。馬克斯早已指出，英國的資產階級首先把機械製造的產品向全世界各處售賣，他們

加入這部門的工作是最早的，因此他們在已往能够適應勞工階級改善狀況的要求，雖則只限於熟練工人的上層。這樣一來，英國的熟練工程師和棉業工人裏面，有些部分得比其他國家裏的工人高得多的生活程度；而且由於這個事實，他們往往把他們的利益和資本家對於殖民地的剝削看作一件事情。列甯曾經指出，在每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裏，當它達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時候，都發生了這種情形；站在相對有利地位的那幾部分工人，尤其是那幾部分工人的領袖們，往往變成「機會主義者」，——這就是說，只爲着他們自己這幾部分的利益和資本家妥協，並不顧到全國工人大衆的生活狀況。在上一世界大戰期間，官辦的勞工運動隨處和帝國主義戰爭發生聯繫（只有俄國是例外，那裏的布爾塞維克仍然是馬克斯主義者），便是這件事的證明。

這個投機的態度，——即把自己的利益和統治階級的利益看作一件事情，隨着來的是對於階級鬥爭的拒絕，——是主要的根據，使在許多國家裏的社會主義運動拋棄馬克斯理論觀點，並使官辦的勞工運動對於堅守馬克斯理論觀點的政黨，採取仇視的態度。

在帝國主義階段，殖民地的解放鬥爭也更堅決，更廣泛。殖民地國家的被征服，被

資本主義所侵入，打破了生產的舊形式，毀壞了大多數人民所靠以生活的基礎。在帝國主義階段，由於要償付借款的利息和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的機構（文治和軍事的），不得不徵收苛稅，由此壓迫全部的人民。由於這個雙重壓迫的結果，——貧窮和饑餓造成——，並在資本主義一般恐慌的時期，強迫降低殖民地產品的價格，——貧窮和饑餓造成——經常的農民鬥爭的基礎。在城鎮裏，工業的生產是在淒慘的狀況下進行着；勞工階級的組織遭受着種種的阻礙，在可能的地方甚至就乾脆地被鏟除掉。中等階級，尤其是知識分子，也感覺到帝國主義統治的桎梏。於是爭取獨立的廣大運動便生長起來了。在每一個殖民地國家裏，這同樣的過程也在進行着，雖則是在不同的狀況下進行着。

馬克斯主義者認為這些鬥爭都是資本主義剝削的不免的結果，而且非到帝國主義者被推翻的時候，這些鬥爭是不會停止的。所以馬克斯主義者是要和殖民地人民聯合起來為着共同的主義而奮鬥，來反抗他們的共同敵人，即帝國主義國家裏的金融資本羣。

這樣看來，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固然是到了最集中的、最有組織的程度，同時內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衝突也表面化了。在這個階段，隨着經濟恐慌

與戰爭而俱來的是反抗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的爆烈的鬥爭；這些鬥爭達到最高潮時，是要推翻帝國主義統治階級，消滅資本主義。

第五章 生產更高階段的由來

在本書的第二章裏，我們曾經敘述過馬克斯的關於階級鬥爭的一般的理論。階級鬥爭的發生，是由於一種生產的形式把社會分成階級，其中有一個階級是在進行着實際的生產過程（奴隸，農奴，工資勞動者），同時有個另一階級（奴隸所有者，地主，資本主義的僱主）却在享用產品的一部分，而無須工作來參加生產。但是在每一個時代，除了這兩個主要的階級之外，還有其他的階級，——就主要的說，較早的生產形式中的殘餘，像今日的「農業生產」者；或者像封建時代的初期的手工業者，他們是在後來佔優勢的資產階級的先鋒。

階級之間的鬥爭，幫助人類向前達到生產的更高階段。當一個勝利的革命發生的時候，生產的更高形式被採用，或得到廣大的擴充。在英國，資本主義更前發展的途徑，是由克倫威爾革命和一六八九年的「光榮革命」開闢出來的；在法國，這同樣的任務是

由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和隨後的幾次革命負擔起來的。

但是馬克斯並不以籠統地敘述這類事實爲滿足；他仔細觀察在他當時的鬥爭，由此發現階級間鬥爭的法則。

這不是關於鬥爭的詳細的技術的問題。馬克斯看出，要了解社會的發展，重要的事情是要對於參加革命運動（即發展「生產的新形式」的革命運動）的階級力量。由於研究歐洲許多國家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事實，他能夠指出，有某些一般的特點是可以普遍適用的。

什麼是這些在革命中看得出的一般的特點或法則呢？

首先，革命的鬥爭總是在新的生產制度中得到政權的階級所進行的，但却不是由這一階級單獨進行着。試舉個例子，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在新興的資產階級旁邊還有農民，——封建主義的生產階級，——小商人，獨立的手工業者，和未來的勞工階級的萌芽。人民中的這各部分都參加革命的鬥爭，反抗舊秩序的統治階級，因爲他們雖然有着分歧的利益，但是他們都澈底明白：舊秩序就是對於他們的繼續的壓迫，繼續

並增加他們的困難。

後來發生的其他的歐洲革命，也很有這個同樣的情形，在許多國家裏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勢力，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掃清道路。人民中其他的一切部分都多少團結起來，反抗以前的統治階級。在最初的階級，領導革命的總是新的統治階級，——新興的資產階級。在這個鬥爭的過程中，尤其是勞工階級已經達到發展的某階段的地方，新的同盟被建立起來。人民中的勞工部分，爲着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加入這個鬥爭，提出他們的要
求，新的資產階級統治者却不準備允許。遇着這樣的情形，人民中的勞工部分便要設法實現他們的要求，資本家便要轉向更反動的部分，來反抗工人。很類乎這樣的情形，就在克倫威爾的時候，也曾經發生過，在法國直到一八四八年也屢次發生過。

在一八四八年的六月，巴黎的工人企圖保衛他們新取得的權利，但却失敗於二月革命所建立的新的資產階級政府。但是馬克斯認爲巴黎的勞工階級已經相當發展，在下一
次的革命，它便能領導，而不是僅僅追隨着資本家的領導。這件事在實際上發生於一八
七一年，當時巴黎的工人領導着建立公社，在巴黎支持了十個星期。這是第一次由勞工

階級領導革命的行動，但是這個事實的意義却不是說當時勞工階級是在單獨作戰。他們起來反抗大地主和資本家的政府；這些大地主和資本家使法國捲入戰爭漩渦，並企圖從巴黎人民的失敗和飢餓中來發國難財。在這個反抗大地主和資本家的鬥爭中，立在工人旁邊的，還有小商人，他們因為政府拒絕下令延期還債和租金，受着破產的威脅；各階級的愛國份子，他們痛恨德國在戰爭中的勝利和政府所接受的條件；甚至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者，他們也在那裏恐怕政府要復辟。當時巴黎工人所處的地位，其主要弱點之一是：他們未曾認真設法吸引農民立在他們的方面來。

但是有個要點仍然存在：每一個旨在推翻現有的統治階級之真正的革命，不僅是將要接替他的政權的那個階級的革命，同時也是遭受統治階級壓迫的一切人的革命。在發展中的某階段，革命是由資本家領導，用來反抗封建君主和地主；當勞工階級已經發展起來的時候，它能够領導參加革命的各部分的人。換句話說，根據歷史所表示，在每一次革命，各部分的人民構成同盟，共同反抗主要的敵人；在反抗大地主和資本家的革命中，這樣的同盟是由勞工階級領導。

革命使一個新的階級得到政權，由此引進一個新的生產制度；這種革命只是階級間在生產方面利益的衝突而繼續鬥爭，達到了最高的一點。在工業資本主義的較早時間，這種衝突只是散漫的，幾乎全是關於某特殊工廠裏的工資和狀況的問題。「但是由於工業的向前發展，無產者不但在數量上增加起來，並且集中於更大的集團，力量也隨着增長起來，本身也更感覺到自己的力量」。（見馬克斯所著「宣言」。）工人們組織工會，規模逐漸宏大，能夠進行全國規模的鬥爭。工人們組織合作社，來保衛他們立於消費者地位所應有的利益。在發展到比較進步的階段，他們組織他們自己的政黨，這政黨能爲着他們的階級利益，代表並領導鬥爭。

這個鬥爭是怎樣進行的呢？

馬克斯認爲，勞工階級政黨的目的是要準備並組織革命（即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其次是要組織新的生產制度（即社會主義）。

這個準備的過程，包括幫助各種各式的勞工階級的組織向前發展，尤其是工會，這些組織增加勞工階級的力量，並使它「更感覺到自己的力量」。這個準備的過程，也包

括幫助每一部分的工人爲着當前的利益而進行的任何鬥爭，——爲着較高的工資，較優的工作狀況等等。通過這些鬥爭，工人們常能爭得較優的待遇；但是這種待遇不是可靠的，——「他們戰鬥的真正的成效不是在當前的結果，却是工人團結之繼續的擴大。」在這些鬥爭的過程，工人們漸漸自覺他們是一個階級，有着他們的共同利益，要共同反抗資產階級。勞工階級的政黨幫助推進這個發展，並解釋爲什麼在資本主義生產繼續存在的時候，階級間的鬥爭必然是要繼續下去的，同時經濟恐慌和戰爭給與工人以可怖的災難；但是這種衝突和災難是能够由生產制度的改變而消除的，不過要改變生產制度，却需要武力推翻資產階級。

爲什麼馬克斯認爲「武力推翻」是必要的呢？在本書第二章裏，我們已解釋過他對於歷史的分析，所得的結論是：必須在新的階級用武力向以前的統治階級奪取政權之後，新的生產制度才能被採行。所以從歷史上所得到的結論是：勞工階級如果不用武力推翻以前的統治階級，它不可能把生產改變到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面去。這個一般的歷史的結論，由於馬克斯對於國家的研究所得到的佐證，更增加了它的力量。

國家，有的時候被人想作議會。（按就英國而言。）但是馬克斯曾經指出，國家之歷史的發展和代表的機關是沒有關係的；恰恰相反，國家這個東西，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要通過它來強迫其餘的人民接受。在原始的社會裏沒有國家；但是後來人類被分為階級的時候，由於階級間利益的衝突，特權的階級如果沒有直接由它控制的武裝力量來保護它的利益，那末要維持它的特權便不可能。「這種公共的武力存在於每一個國家裏，它不僅包括着武裝的人，而且還包括着許多物質的附屬物，如牢獄以及各種各式的壓迫的機關。」（見「馬克斯理論手冊」七二六頁所載恩格斯語）這個公共的武力總有着維持現有秩序的任務，——即維持現有的階段區分和階段特權；它總是被人認為超越社會的東西，「不偏不倚」的東西，說它唯一目的只是「維持法律和秩序」，但是在維持法律和秩序之中，它却在維持着現有的制度。對於要改變制度的任何企圖，它總是要壓制的；在常態的、日常的任務中，國家的機構用着顯然和平的手段，拘捕並監禁「煽動的」人民，制止「煽動的」文字等等；但是到了運動有着更廣大的性質的時候，便公然由警察用武力，在必要的時候而且要用到武裝的軍力。這個武力的機構，為着統治階級的利益

益而行動，就是國家。

這國家是不是由議會或國內其他代表機關所控制着呢？代表的機關只代表統治階級的時候，它也許可以控制着國家的機構。但是如果巴立門或其他的代表機關不能適當地代表統治階級，而且要企圖通過統治階級所震撼的計劃，在這樣的時候，它不能控制着國家的機構，便要變成顯明的事實了。在歷史上可以看到有許多代表的機關，曾經企圖爲着統治階級以外的階級利益而服務，但是這樣的代表機關却都被關閉，在必要時還要被武裝的力量所解散。凡是新興的階級對舊的秩序得到勝利，……例如英國在克倫威爾的時候，……它能達到這個目的，不僅是由於巴立門裏的投票表決，却是由於組織新的武裝力量來反抗國家，來反抗舊的統治階級的武裝力量。

投票權的擴大，並未曾改變這個形勢：這在馬克斯也是已經看得明白的。真正的權力是握於在生產制度中佔優勢的階級手中；它要維持它對於國家機構的控制，無論代表的機關有着什麼變化。所以真正權力的改變，必須先用武力推翻舊的國家機構，這舊的國家機構的全部武力是在壓制正在努力改變現制度的新的階級。

由馬克斯得到的這個結論，已由較近的歷史事實所證實了。法西斯主義的全部的基礎，就是用武裝的力量破壞各種各式的代表機關。法西斯組織是國家武力的新的形式，不是國家武力的舊的形式；這個事實對於我們的主要的分析，並不能有所更改。佛郎哥對於一個合法選出的巴立門制度的政府，發生叛亂，可見代表機關對於國家機構的控制是多麼微細了。

但是統治階級怎樣能維持它對於國家機構的控制，尤其是對於武裝力量的控制，而國家機構及武裝力量在表面上或「依照憲法」，却是應歸巴立門控制？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要從國家機構本身的特質中尋找出來。在每一個國家裏，軍事上的較高的位置，司法方面的較高的位置，以及一般管理機關中的較高的位置，都是由統治階級中人或他們的忠實的走狗担任。這件事是有委任和升級的制度担保着。無論在代表機關中的民主精神發揮到什麼程度，要深入國家機構的強韌的核心，是不可能的。在沒有嚴重問題發生的時候，國家機構和民主的議會之分歧，還不很明顯；但即在英國，還有一九一四年克拉（Curragh）軍變的例子，當時有反對愛爾蘭自治法案的反動的叛亂威脅，而該軍軍官

竟拒絕執行駐防北愛爾蘭的命令。

倘若國家機構的工作只是保持現狀，而不是反對現狀，那末什麼代表機關存在着，要不打倒國家機構而達到更高的生產形式，是不可能的。

可是馬克斯却總是民主制度的擁護者。他認為就歷史上看來，運用民主制度是階級鬥爭實際工作的重要部分。在查理第一的時候，議會成爲新興資產階級的傳聲器，通過這個機構，他們爭得對方的讓步，同時還可藉此鼓動人們起來參加戰鬥，反抗封建君主；同樣地，巴立門在今日也可以用作工具來爭取對方的讓步，同時還可藉此鼓動工人起來參加爭取權力的決勝的鬥爭。所以即令巴立門的民主制度只是全部鬥爭的一個部分，它本身不能夠發生新的社會秩序，可是議會民主制度的爭取還不是沒有效用的。（法西斯主義隨處破壞議會制度，正是因爲這種制度給與人民以反對的機會，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這說明爲什麼馬克斯總是重視巴立門民主制度的爭取，反對上世紀存在於歐洲的各種各式的專制政府；並重視在那些專制已被推翻的國家裏，關於擴大民主權利的爭取。

同時，他認為，當專制制度或資產階級仍然控制着國家的時候，（依上面所已解釋過的意義）民主既沒有保障，也沒有效力。必須在勞工階級已打倒和粉碎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時候，它才能够把自己升到統治階級的地位，由此「爲民主打勝仗」。換句話說，必須在已經破壞了攔在中途的武裝障礙物（資本主義國家機構）之後，人民的意志才能够有效地實現起來。

但是僅僅打倒和破壞以前統治階級的國家機構，還是不夠的。勞工階級還須進一步建立它自己的國家機構，——它自己的集中的武力機構，——由此完全打倒資產階級，保衛新的制度，使不致受到內外的進攻。

不但如此，勞工階級還須建立它自己的一種政府，這種政府在重要的特點上是和資本主義社會裏所知道的那種政府不同，因爲它的目的是不同的。自從有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後，馬克斯對於這一點看得很明白。巴黎公社有着這些特點：它是「一個有功效的機構，同時有着行政權和立法權，不是一個巴立門的機構」；它的份子可由選舉人在任何時候加以掉換；自從公社的委員以下，公務員的報酬都全照工人的工

資」；審判員和法官都由選舉，選舉人可於任何時候把他們掉換。舊的常備軍須代以「國軍」，其中最大部分須由工人担任。這些以及公社的其他特點，其要旨都是要使管理的機構，武力鎮壓的機構，都格外接近於勞工階級，——保證它的控制是握在勞工階級的手裏，和以前的國家機構在事實上是受資產階級所控制者迥異。這個新式的國家是「爲民主打勝仗」的，——它使平民對於他們自己生活的實際控制，大大地擴充了他們的參預權。

可是恩格斯在論述巴黎公社的時候，却說「這是無產者專政」，這樣，關於巴黎公社有着兩個說法：一方面說，它和資本主義之下的議會民主制度比較，是大大地擴充了民主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又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兩種說法不是有着矛盾嗎？不，這只是表現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因為要執行大多數人民的意志，所以須建立一個「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但是這個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要能執行人民的意志，必須實行專政，必須用武力反抗少數人，——他們這一階級在以前也是實行該階級的專政，而且繼續用着一切方法，由經濟的怠工到武裝的反抗，來反對人民的意志。

勞工階級革命的後來的經驗，證實了馬克斯和恩格斯從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經驗所引伸的結論。在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建立了由各勞工階級團體所派代表組成的會議，擔任組織並進行反抗沙皇的戰鬥；在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一到了革命的形勢已經發展的時候，又建立了類似的「蘇維埃」（這個名詞在俄國字裏的意義就是「會議」）。自從巴黎公社以後，勞工階級得到更大的發展，這種代表團體，最初都是由工廠裏吸收而來的。（但是在鬥爭擴大之後，也有代表是由兵士和農民中吸收而來的。）列寧認為這種代表團體，是勞工階級的國家所要藉以施政的形式，代表是直接由工人中吸收而來的，在任何時候可由他們的選舉人召回的；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勢力在決定方面完全失去了效力，於是勞工階級的真正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和推進。同時，要做這件事，非憑藉專政不可，必須用武力來反抗舊的統治階級，他們仍用着種種方法來暗傷和破壞新的蘇維埃政府。

勞工階級專政的真正民主性，馬克斯曾在一八四八年的「宣言」中，有過明切的說明：「一切以前的歷史的運動都是少數人的運動，或為着少數人利益的運動。無產者的

運動是最大多數人之自覺的、獨立的運動，是爲着最大多數人利益的運動。」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可見馬克斯並不認爲，勞工階級革命的勝利立刻就可以結束一切的階級鬥爭。恰恰相反，它只是表示一個轉捩點，使勞工階級第一次得到幫助他們的國家機構，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反對他們的國家機構。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的蘇維埃大會裏，曾經告訴一件事，足以證明這一點。他有一次在火車裏，聽車中人正在談話，他沒有聽懂，隨後那裏面有一個人向他說道：「你知道這個老婦人所說的新奇的事情嗎？她說：『現在用不着再怕手裏拿着槍桿的人了，我有一天在橫林裏遇着一個手裏拿着槍桿的人，他不但不奪取我們採集的柴，而且還幫助我採集更多的柴。』」武力的器械，不再是反對工人的了，而且是幫助工人的；它現在所反對的是那些企圖阻礙工人進步的人。

這樣的人，自然，在勞工階級已經得到政權以後，還繼續存在着的。舊的統治階級，受着別國統治階級的協助，盡他們所能，收集了武裝的力量，用繼續公開的戰爭來反對勞工階級的國家。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就是這樣被打敗的。當時德國人把戰爭中整千

整萬的法國俘虜釋放，把他們送到巴黎外面的凡爾賽去增援法國的反動軍隊；於是反動的軍隊能從公社的手裏奪取巴黎；對於以前擁護公社的人執行殘酷的屠殺。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俄國的蘇維埃政府不但要對付支持沙皇者的軍隊，而且還要對付外國列強進攻的軍隊，——英國、法國、和美國都包括在內。所以歷史證實馬克斯所提出的這個結論：勞工階級在已經得到政權以後，仍須在長時期內維持它的國家組織，使它在重新組織生產制度達到社會主義基礎的過渡期間，能够保衛它自己，保證它的控制。

馬克斯對於社會主義及其更高階段作何解釋，將在下章討論到。但是在結束階級鬥爭與國家這個課題以前，我們還要略述馬克斯對於這個歷程的最後結果的意見。階級鬥爭，以及爲着保障統治階級利益而建立的國家機構，這都是由於人類社會分成階級，彼此利益在生產方面發生衝突，所以有着這樣的現象。在人類社會仍然分成階級的時候，階級鬥爭和國家便在歷史的繼續中仍然存在着。但是在勞工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它的目的是要廢除階級的區分，——要引進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不再有任何階級依靠其他一個階級的勞動而生活；換句話說，要造成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各人都爲着社會全體而服

務。等到這個程度完全了的時候（即全世界的規模），便沒有階級衝突，因為沒有各有其利益的階級，於是也用不着有國家，——武力的機構，——來保障一套的利益以反抗別一套。國家將要「消逝」，——在一個又一個的部門裏，它是漸漸不被需要了，即有中央機構的存在，它的任務也只是爲着生產和分配的組織。正如恩格斯所說一樣：「統治着人的政府，被事物的管理和生產過程的指揮所替代。」

第六章 社會主義社會

在馬克斯的著作裏面，找不到對於承接資本主義的新的社會制度有什麼詳細的敘述，馬克斯不曾寫過以前有些作家所虛構的那種「烏托邦」，——這些作家關於這方面的著作，只是根據於一種社會的大概的觀念，在這種社會裏，他們所生活着的社會上較顯明的罪惡是已經被排除了的。但是由於社會發展之一般的法則，馬克斯能夠寫出新社會的特點和它向前發展途徑的輪廓。

由馬克斯指出的或許最驚人的一點，（雖則在一種意義下是最顯明的一點，）是新社會的組織不是從一個掃除乾淨的場地上開始的。（按這裏是以建屋爲喻。）所以如果只是空想著「從自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是無濟於事的。這裏的問題不是要我們空想許許多多的優點，把它們混合起來，由此得到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然後憑空把它創造出來。這樣的辦法是完全非科學的，結果是不能和現實符合的。

在相反方面一個實際的社會主義社會，像一切以前的各種社會一樣，它的產生必須在以前已經存在的基礎之上；這就是說，實際的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社會裏湧現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經濟的、道德的、和知識的——都仍然帶着舊社會的遺跡，它本身就是從舊社會的母胎裏生長出來的。」

在事實上，準備社會主義的途徑，指示這個變化的特質，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基面的實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逐漸增加着它的社會性，因為更多更多的人被聯合着來製造每一個單獨的物品；因為工廠逐漸擴大它的規模，生產的過程在改變原料而為製成的物品的進行中，使很大數量的人民聯繫起來。人民間彼此的互相倚靠，也較前一天天為增加；封建時代的舊關係雖早被資本主義所破壞，可是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却建立了更廣大的新關係——這廣大的程度使每一個的個人，多少都受到全體社會所得到的遭遇之影響。

但是雖然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堅定的傾向，可是由於社會的合作工作所造成的產品只是個人或一羣人的財產，而不是社會的財產。所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第一個步驟，

是要把社會所造成的產品給與社會；這就是說，全體社會必須擁有生產手段，——即工廠、礦、機械、船等等，這些在資本主義之下都是私有的。

但是生產手段本身的這樣社會化，只能以新社會從舊社會所承受的為基礎。而且只有比較宏大的廠店才能由社會接收過來。資本主義的發展無意中替這件事做了準備。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這樣的宏大廠店中，所有者和生產過程之間已經完全沒有關係；其唯一的聯繫物是廠店付給股東的官利和利息。生產是由工人和僱員進行的；把所有權移轉給全體社會，並不致改變他們的工作。所以這類宏大的廠店是可以由社會立刻接收過來的。

關於小的企業，情形却不同，尤其是所有者自己在生產中參加着重要的工作。要管理許多各個獨立的小工廠，顯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在事實上，這是勞工階級的政府在初期所不可能的事情。所要注意的是要準備對於這些小企業（包括城鎮的工業和鄉間的小農場）實行集中的管理。

在這方面，有什麼實際的步驟能够採行呢？一般的方法，在第一步是要鼓勵合作事

業，由此使小的生產者學習怎樣共同生產，使一個生產的單位代替許多小的生產單位。恩格斯討論小所有者的時候，曾說明這一點：

「我們的工作，首先是要使他們的個別的生產和個別的所有權變成合作的生產和合作社的所有權，但不是用武力強迫的方法，却是用榜樣的方法，用社會的幫助來促進這件事。」（見馬克斯理論手冊）五六四頁）

這個改變，「不是用武力強迫，却是用榜樣，用社會的幫助」，是用馬克斯方法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的基礎。自然，正如我們在前章所說過的，馬克斯看出以前的統治階級是不肯平靜地容納這個被改變的狀況，而且要盡力繼續階級鬥爭，企圖恢復舊秩序；所以勞工階級需要國家的武力機構來對付這樣的進攻並打敗它。但是建立新社會的過程却是一個經濟的過程，並不倚靠武力的應用。

這樣說來，可見勞工階級在已經擊破以前，統治階級的反抗和已經建立自己的政權以後，它雖然接收較大的企業、銀行、鐵道、和其他規模宏大的工業和商業，却不是要立刻接收一切的生產和貿易，所以也不是要強迫每一個人都要在革命的明天就接受社會

主義。因此，革命立刻所成功的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社會主義，只是得到用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工階級的政權。在這個建設完成和一切生產分配都建在社會主義基礎之上以前，還須經過多年的努力。

社會主義第一個特點是：生產手段從私有取出來，備全體社會應用。但是馬克斯理論關於此事的根據並不在任何道德的「原則」，只是因為生產手段的私有在事實上要阻礙生產，阻礙人類所創造的生產力得充分的應用。所以把生產手段的所有權轉移給全體社會，只是掃除障礙；其次的步驟是要生產力之自覺的、有計劃的發展。

如以為這個發展只是在工業落後的國家像一九一七年時的俄國才有必要，這是錯誤的。馬克斯也想到工業進步的國家，當他這樣寫著的時候：在奪得政權以後，「無產者將用它的政治大權，……以盡可能的速度，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雖然自從馬克斯的時候以後，生產力（例如在英國）已有着很大的增加，但是想到今日科學知識所給與的可能性，便知道仍然是落後的。它所以仍然是落後的，是由於資本主義制度：——因為經濟恐慌經常阻礙生產；因為生產是為着市場，市場在資本主義之下既受限制，生產力

的發展也隨着受了限制；因為獨佔的廠家收買技術的發明，於是阻礙它得到廣大的應用；因為生產不能有計劃，於是不能有系統的發展；因為資本主義使農業保持着分散和落後的狀況；因為資本主義要用鉅量的資源在敵對的各羣之間從事戰爭，對殖民地的人民從事戰爭；因為資本主義使勞力和勞心工作分離，由此妨礙着發明的開展；因為階級鬥爭消耗大量的人類精力；因為資本主義使千百萬的工人失業。

因此，工廠和礦、電力站和鐵道、農業和漁業，能夠而且必須重新改組，有最新式的設備，由此能夠達到更高的生產水準。什麼是這件事的目的呢？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

關於反對社會主義的動聽的辯論中，有一個是這樣說：假使把在英國所生產的每一件物品都平均地分起來，仍不能使工人的生活程度與前有何差異。即使這句話是真實的，——其實是不真實的，——也與馬克斯的社會主義概念絕對不相干。馬克斯認為社會主義能使生產的水準提到夢想不到的高度。並不是僅僅因為帝俄是落後的，蘇聯一九三八年工業生產比戰前的水準超過了八倍；即在工業發達的英國，生產的大量增加還是

可能的。

這個關於生產水準的提高，同時也是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是人民的智力和文化水準也被提高的物質為基礎。

但是這全部的發展須有有計劃的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只要有更多利潤可得的時候，新的工廠便被建立起來，任何特殊物品的生產便被增加起來。可是更高的利潤，並非表示這物品是人民所需要的。對於這物品的要求，也許是來自最一部分的最富的人；或者某些例外的情況提高了一件物品的價格。凡是以利潤為發動力的地方，生產只能有無政府狀態，結果在一方面是過多生產，在另一方面是過少生產。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不是為着利潤而是為着應用，生產的計劃是可能的。其實在工業完全社會化以前，生產的計劃就已可能的了。只要主要的企業社會化之後，其他的企業多少已受着節制，那末生產的計劃就可以成立，——這計劃每年可以逐漸更為準確起來。

這樣看來，馬克斯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方面所包含的意義是生產手段歸全體社會

所有；生產力的迅速增加；有計劃的生產。由於生產計劃的特質，所以在社會主義之下，生產手段雖時在增加之中，却不會有過多生產的流弊。

全國的生產計劃包括兩部分：一部分計劃是關於新的生產手段，——建築、機械、原料等等；——還有一部分計劃是關於消費品，不但是糧食和衣服，而且在管理以外有教育、健康服務、娛樂、運動等等。在國防仍然需要的時期內，在這計劃中也須顧到國防的設備。

永遠不會有過多生產，因為消費品的全部出產都分配給人民，——這就是說，全部工資和各種津貼是要等於消費品的全部價格。自然，也許會有不良的計劃，——也許有一年的供給，腳踏車超過人民所需要，而靴子却太少了。但是這樣的缺點很容易在第二次計劃的調整中加以補救，糾正以前的錯誤，這只是對於一物和他物間調整生產，——從來不是減少全部的生產，因為全部的消費決不致少於消費品的全部的生產。由於這些消費品的有計劃的生產增加，關於這些消費品的有計劃的分配也隨着增加。

但並不是把這些物品本身直接分給人民。先把錢分配給人民，即工資與津貼。因為

消費品的價格是確定的，所以能使所付的全部工資和津貼等於消費品的全部價格。生產和消費之間，不會有任何不符，——凡是可用的東西，人民都可以得到。增加生產，這就是說增加可用的物品的量，也就是說增加人民所取用的量。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的價格的效用，常被誤解。在資本生產制度之下，價格的漲落指示供給和需要之間的關係。倘若價格上漲，這就是要求過大了；倘若價格低落，這表示供給太大，有減少的必要。於是價格成爲生產的調節器。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價格只是消費的調節器；生產是依照着計劃進行，價格是經過考慮確定。所以所生產的都被消費的。

消費品的全部出產，在人民間是怎樣被分享呢？有人以爲馬克斯主張產品應該被平等地分享，這是完全誤會的。爲什麼不可以平等分享呢？因爲社會主義社會不是建立在完全新的基礎上，却是建立在它從資本主義所承受的基礎上。如實行平等的分享，便是等於處罰每一個生活程度超出平均的人。熟練工人增加生產的工作在事實上對於社會是比不熟練工人的工作重要，但如實行平等分享，熟練工人反而要被處罰了。所以以資本

主義所遺下的不平的狀況為基礎的平均，不是公平的，反而是不公平的。馬克斯對於這一點是很清楚的；他曾經這樣寫道：「權利不是平等的，而且必然是不平等的……公平從來不能超越社會的經濟狀況及經濟狀況所決定的文化發展。」

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裏出來的人，在事實上是不平等的，倘若社會要對他們公允，必然是要給與他們以不平等的待遇。在別一方面，必須他們服務社會，社會對於他們才有公允待遇的義務。所以「不工作的人不許吃」。由這裏還可引伸出另一點：對於社會做了更有用的工作的人，也應該享受更高的生活程度。所以適於消費的全部產品，其分配應根據這個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值。

但是社會主義社會並不停留在從資本主義繼承來的水準；它却每年提高生產，同時提高人民的技術和文化的發展。工資的不平，——即熟練的、文化發展的人，所得多於不熟練的人，——對於每一個人也成爲一種刺激；鼓勵他或她要去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較高的技術就是可以得到更多的生產，——由此有更多的物品可供大家分配，這樣使每一個人的生活程度都得提高。這樣看來，在社會主義裏，不平等是一個槓杆，藉此

提高社會的水準，不像在資本主義之下，不平等却被人作爲一種利器，用來增加少數人的財富和多數人的貧窮。

馬克斯是否認爲不平等是將來社會中的一個永久的特點呢？不，在將來有個階段要達到，在那時，用不着使人民所分得的享用必須和他們對於社會的服務成比例。

總之，依所做的工作或根據任何其他原則來分給產品，這就是承認還沒有充分的產品來滿足每一個人的需要。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全家的人如果都能有各取所需的麵包吃，這樣的家庭就用不着根據什麼原則來分給麵包了；這一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各取他或她所需要的。等到社會主義裏的生產也達到這樣高度的時候，全體公民都可以各取所需，不致使任何人缺乏，那末也用不着量度或限制任何人所取的東西了。到了這個階段達到的時候，生產和分配所根據的原則變成這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件事可以做到之後，才達到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在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生產手段爲人民所公有，因此不再有人對人的任何剝削，但却未到計劃的生產能使每一個人各取所需的時候。

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不僅是物質的充足。自從勞工階級得到政權，開始向着社會主義邁進之後，人民的態度也開始有了變化。在資本主義之下似乎固定的一切障礙物，都漸漸薄弱，最後完全崩潰。教育和發展的機會，全體兒童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得到，無論他們的父母所處的地位或所得的收入怎樣。「門閥」不再被重視了。兒童不但學習去應用他們的腦子，並且還學習去應用他們的手。這個體力工作和智力工作的平等化，漸漸地通行於全體人民。每一個人都成爲「知識份子」，同時知識份子也不再使他們自己體力工作分離了。

婦女不再被人視爲劣等，或對於社會生活的每一部門都沒有參加的能力。實行特別的計劃，使婦女易於工作。有托兒所設立工廠裏，在各座的住宅中，以及其他的方面，使做母親的能有更大的自由。在家庭中的婦女工作，也因爲有了公廚、公共洗衣作、和公共食堂而減少。婦女並不被強迫工作，但却設有種種便利，使她們易於工作。

各民族間的隔閡被消除了。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沒有「被屈服的種族」；沒有人因爲他的顏色或民族而受優越或卑下的待遇。各民族都被幫助去發展它們的經濟資源以及

它們的文學和藝術的傳統。

民主不僅於每隔五年選舉代表到議會裏去。在每一個工廠、在每一座住宅、以及在生活的每一方面，男的女的都創造着他們自己的生活 and 他們國家的前途。更多更多的人民都被吸引到某些部門的公共服務，使他們負責幫助自己和其他人，這是比存在於任何其他地方的更充分得多、更真確得多的民主。

城鎮和鄉間的差異也被消除了。在鄉村裏的工人也學習應用機械，把他們的技術提高和到城鎮的工人一樣。以前只在城鎮裏才享得到的教育和文化的便利，在鄉間也漸漸發達起來了。

總之一句話，社會主義所造成的物質狀況的變化，在這個基礎上，鉅大的變化也在男女的發展和態度上發生着。他們都將成爲「各方面都發展、各方面都得到訓練的人，什麼事都能做的人」。

尤其重要的是到了那個時候，由資本主義中養成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可被真正社會性的人生觀所代替，即人人有着對於社會責任的感覺；正如馬克斯所

說：「勞動不只是謀生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在社會的那個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的更高階段，用不着再有什麼刺激或利誘來叫人工作了，因為那個時候的男女，除了貢獻他們的能力以推進社會的更前進步之外，沒有其他的人生觀了。

這是烏托邦嗎？只有不了解馬克斯理論之物質的基礎（在本書第二章裏曾經論及）的人，才以為這是烏托邦。人類沒有固定的、永遠不變的特性和態度。在原始的氏族社會裏，對於氏族責任的感覺是很深的。（甚至其中有些殘存在近代的遺迹，還是這樣的。）在後來的社會裏，在社會已被區分為階級之後，社會性的責任感覺已被破壞了，但是在某些對於階級的責任感覺之中，仍然表現出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社會性的責任遭受到極端的摧殘：資本主義制度使「每一個人各為着自己」成爲主要的人生原則。

但是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工人裏面也還有所謂「團結」，——共同利益、共同責任的感覺。這並不是什麼人想出來注入工人腦袋的觀念；這個觀念却是產生於工人階級生活的物質的環境；却是產生於這個事實：他們是由於同樣的途徑謀得他們的生計，他們彼此在共同工作着。在別一方面，代表型的貪婪的個人主義者，即沒有社會性的或

集體性責任的人，却是被競爭者所包圍的資本家，他們彼此都從互相殘殺中爭取生存。自然，佔優越地位的階級的觀念——即不講團結只講競爭敵對的觀念——往往也播傳到工人裏面去，尤其是那些被僱主所選出，有意提拔以資利用的人。但是任何階級的人生觀的基礎，（任何階級和個人是有別的）都是生活之物質的環境，即謀得生計的途徑。這樣看來，可見人們的人生觀，可以由改變他們的物質環境，可以由改變他們謀生的途徑而改變過來。關於這方面的例子，沒有比蘇聯農民人生觀的改變更顯明的了。每一個描寫帝俄時代農民的人，都描寫着他們的自私自利的，貪得無厭的個人主義。當時革命的批評者往往說，農民是永遠不能改變到相信社會主義的，革命要被農民所破壞。誠然，當時農民的人生觀是那樣的狹隘，是那樣的被他的舊生活環境所固定，他們是永遠不能被爭論所能改變到相信社會主義的，他們是永遠不能被強迫而相信社會主義的。可是這些批評者所不了解的，（因為他們不是馬克斯主義者）是接近農民的一個模範農場，一個引引模範，可使他們從實際上看到更好的收穫能從大規模的方法得來。他們渴望得到的機械和方法，要實行起來，必須打破他們的個人的地界，用集體來耕種。這件

事便打破他們的人生觀的珍域性。現在他們已安於集體基礎的生活，成爲新型的農民，——成爲集體的農民，有着集體責任的感覺，——這已是沿着社會性人生觀的道路前進的初步了。

因此，在任何國家裏的物質基礎如果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全體人民所藉以謀生的途徑如果是由於爲社會全體而工作，那末社會性的責任感覺會自然地發展起來；人民不必再被說服而自會了解這社會性的原則是正確的。這並不是要有抽象的道德任務灌注到「人性」的本能欲望裏面去；人性本身却被實踐、風俗所改變了。

講到這裏，我們還沒有討論到全世界規模的社會主義社會，或更高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將發生怎樣的影響。根據馬克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部研究，全世界社會主義實行的時候，便是戰爭的永不再有。當每一個國家裏的生產和分配是組織於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時候，在任何國家裏便沒有那一羣的人對於征服別國有着一點的興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征服某些比較落後的國家，藉此擴充資本主義制度，開闢新的機會，以備金融資本拿來作獲利的投資；藉此得到新的合同，參加鐵道和船塢的建設，或者還有新的

開礦機械的貿易；藉此得到賤價原料的新來源，並得到新的市場。但是如說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也要用武力來征服某些落後的國家，那便是笑話了；如把社會主義制度擴展到那個落後的國家，就是要減低這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的生活程度。這並不是一個道德問題；社會主義社會所以不要打仗，因為他們，或是他們裏的任何一羣，都不能從戰爭中得到什麼。

爲着同樣的理由，社會主義的國家一點沒有興趣於阻礙任何落後國家的進步。恰恰相反，每一個國家愈發展它的工業和文化水準，也更有益於一切其他社會主義的國家，更提高全世界的生活程度，更使生活的內容豐富，所以那些在工業上進步的社會主義國家正是要幫助比較落後的國家發展，並不要阻礙它的進步，自然，更不要用任何方法來剝削它。

在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世界，人類所能造成的更大的進步，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在每一個國家裏的一切經濟生活都是有計劃的，而且有着調整各國計劃的世界計劃，所有科學的發現和技術的發明都立刻可由各國分享，每種文化的成功都可以彼此交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類真是能有長足的邁進。

這樣向着什麼前進呢？馬克斯從來不企圖作預言，因為種種條件還太不夠顯露，使我們可以根據來作任何科學的預料。但是下面所說的情形都是顯然的：由於全世界都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階段區分和階級鬥爭的人類歷史的長章（即歷史上很長的一章），到那時便結束了。那時不致再有階級的新區分，因為在社會主義的更高段，沒有發生這種情形的事情。在人類生產尚在低落的時候，有着階級的區分，其作用是在供給更高生產力的組織者和發現者；階級的區分繼續着實踐這個任務；在資本主義之下，它促成了生產的和技術上的宏大的進步。

但是到了人類有了非常鉅大的生產力的階段，每日只要做一二小時的工作，階級的區分便可以停止，而且必須停止。從那個時候向前，人類只要和自然鬥爭，可是優勢却在人類方面。到了那個時候，不再嘗試用幻術來與自然爭勝，或用祈禱來消除自然的災難；不再從階級鬥爭和戰爭中來盲目地摸索着他們的途徑，却是有着信念，自信他們有控制自然力和向前邁進的能力，——這是人類在馬克斯所描述的社會主義更高階段中的情形。

第七章 科學的自然觀

馬克斯理論把人類，因此也把人類社會，視為自然的一部分；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所以人的來源，是要從世界的發展尋找出來的；人是從以前的各種各式的生活中發展出來的，在這種演變的過程中，思維和有意識的行動才出現。這就是說，物（無意識的真實）是在心（有意識的真實）以前存在着的。這也就是說，物——外部的現實——是獨立於心之外而存在着的。這種的自然觀便是所謂「唯物論」。

與此相反的見解，認為外部的世界不是真實的，認為這是在心裏存在着的，或是在某些超人的心裏存在着的；這種相反的見解被稱為觀念論。有許多形式的觀念論，但是它們都主張：心，無論是人類的或是神的，是最初的真實；物，即使具有真實性，也只是次要的。

據馬克斯主義者看來，正如恩格斯所說，「唯物的世界觀，只是對於真實的自然之

概念，一點沒有任何保留。」外部的世界是真實的；不管我們對它有意識或無意識，它仍然是存在的；它的運動和發展是受着法則的控制，這些法則是能够被人所發現、所應用，但却不受任何的心所指揮的。

在別方面，觀念論認為物、外部的真實，即使具有真實的意義，也只是次要的真實；這種觀念論同時並主張：我們永遠不能知道真實，我們永遠不能了解世界的「神祕的途徑」。

唯物論和觀念論之間的爭論為什麼是重要的呢？因為這不是僅僅空論或抽象思維的問題；如加以終究的分析，這却是有關實際行動的問題。人不只是觀察外部的自然：他要改變它，隨着也改變他自己。

其次，唯物論者的觀點也認為人的心裏所有的、心裏所意識到的都是外部的真實；觀念只是好像真實的反映，其來源是在外部的真實。自然，並不是說，一切觀念都是真實的，都是真實之正確的反映；我們所要注意的要點是，關於真實的實際經驗，可以測驗這種反映的正確性。

在別方面，觀念論者却相信永久適用的原則，並不感覺到使這些原則適合於真實之必要。在時事中有一個關於這樣的例子，是絕對和平主義的觀點。單純的和平主義者不顧他周圍的真實的世界；在實際上，在今日實際的生活經驗上，武力不是由欲望所能懇請退却的事實，這在和平民主者看來是不關重要的；在實際上，在我們的實際經驗上，對於武力的不抵抗只要引出更多的武力，更多的侵略和殘酷的壓迫，這在和平主義者看來，也是不關重要的。這種絕對和平主義的基礎，便是觀念論者的世界觀，對於外部的真實之不信任，即使這和平主義者不自覺得他有着這種的哲學觀。

所以馬克斯理論，是要把它的一切理論根據唯物論者的世界觀；它從這個立場細察世界，努力發現控制世界的法則，因為人是真實的一部分，所以同時也在努力發現控制人類社會運動的法則。它用實際的經驗來測驗一切它的發現、一切它的結論，拒絕或修正那些不合於事實的結論或理論。

用這樣的方法研究世界（總是包括人類社會在內），顯露了某些一般的特點，這些特點是真實的，不是在心裏虛構的；馬克斯的見解是科學的，是由真實中引伸出來的，

而不是什麼聰明的思想家憑空發明的「體系」。因為這個緣故，它不但看出了世界是唯物的，而且發現了某些特點，即被「辯證的」這個形容詞所包含的內容。「辯證唯物論」表現馬克斯理論者的世界觀；往往有人把「辯證唯物論」看作是神祕的。其實「辯證唯物論」不是真正神祕的，因為它是真實世界的反映，我們可舉出每一個人所承認的日常的事情，來解釋「辯證論」這個形容詞的意義。

首先，自然或世界（包括人類社會）不是由完全劃分的和各自獨立的事物所構成的。每一個科學家都知道這種情形；科學家研究的時候，對於有影響於他所研究的特殊事物的重要因素，要加入考慮或計算，往往感到很大的困難。水是水，但是倘若它的熱度增加到了某點（這要依空氣壓力而有差異）它變成蒸汽；倘若它的熱度降低，它變成冰；其他各種因素對它也有影響。每一個尋常的人，倘若他對事物也肯加以觀察，也要感覺到沒有什麼是能夠完全獨立存在的，每一件東西都要倚靠別的東西的。

在事實上，事物的這種互相關係，看起來也許是很明顯的，似乎用不着叫人特加注意。但是在事實上，人們並不能常常認識事物的這種互相關係。他們不能認識，在某些

情況之下是正確的，在其他某些情況之下，不見得也一定是正確的；他們往往把某些特殊情況之下所形成的觀念，援用到其他很不同的情況上面去。對於言論自由的態度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般地說來，言論自由幫助民主，幫助人民的意志能在事情的進行中表現出來，因此對於社會的發展是有益的。但是法西斯主義的言論自由，妨礙民主，言論自由，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却要使社會的發展倒退。所以無論「言論自由」的公式被重述了多少次，在常態的情況之下是應該的，在以民主為目的的政黨之下也是應該的，可是在目的要毀壞民主的信用和最後要塗除民主的法西斯政黨，却不應讓他們享受這種權利來欺騙民眾了。

辯證的研究法也認為，世界上沒有東西是真正靜止的，每一件東西都是在動中，在變化中；不是興起和發展，便是衰落和死亡。一切的科學的知識都證實這一點。地球本身就是在經常的變化中。關於有生命的東西，這種情形就更明顯了。所以對於真實作真正科學的觀察，最重要的是注意這個變化；研究事物的時候，不應該把它看作永久固定的、永久不變的。

這個真實的特點說出了之後，大家都覺得是很明顯的，爲什麼還有闡明的必要呢？因爲在實踐上，人們並不是用這個方法來研究真實，尤其不是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對於個別的男性和婦女的研究也是這樣。我們知道，爲着利潤的生產不是人類社會的永久不變的特點。它只是在某時期中發生，隨後發展起來，現在正在它的衰落的時侯。但是有人却反對這個觀念。反對這個觀念的人，便不用我們在上面所說明而爲大家所覺得明顯的、對於真實的概念。在事實上，抱着「以前怎樣，以後也將要怎樣」的觀念的人，是幾乎隨處可以遇到的，這種概念是個人的以及社會的發展之障礙。

每一件東西都在變化中，都在發展或死亡中。由於這個明晰的了解，又可以引出另一個要點來。這另一個要點是：因爲每一件東西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所以認識與我們有關係的每一件東西所達到的階段，是極重要的事情。一個農夫在購買一隻牛的時候，他很可能感覺到這一點的重要；一個人在購買一所房屋的時候，對於這一點也不會忽略的；其實對於較簡單的，實際的生活上所需要的事物，沒有人忽略這個一般的法則。所不幸的，是對於人類制度，尤其是對於生產制度以及附於這種制度的觀念，却很少能够感覺

到這個法則的重要。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論到。

事物的互相聯繫；事物是常在變化的歷程中；這兩個特點都是真實之明顯的特點，在這上面已經討論過了。在真實之「辯證的」研究中，還包括有第三個特點，却沒有這樣的明顯，雖則說出了之後，也還容易認識。

這個特點是這樣：事物的發展不是簡單的和平靜的，到某點却要有尖銳的突變。簡單的和平靜的發展也許要在很長時間內進行着，在這樣的歷程中，惟一的變化是在這件東西裏的某特殊的「質」的增多。試再舉水為例：當熱度逐漸升高的時候，水仍然是水，仍保持着水的一切的一般特性，但是在這水中的熱的量却在增加起來。相類地，當熱度逐漸降低的時候，水仍然是水，但是這水中的熱的量却在減少起來。

但是在這個變化歷程中，到了某點，即到了沸點或冰點，有個突變要發生；水完全改變它的特性；它不再是水了，却要變成汽或冰。這個真實的特點在化學中尤其明顯；在化學中，一個特殊成份的或多或少，要完全改變結果的特質。

在人類社會裏面，漸變在一段長時期內進行着，社會的特質不發生任何基本的變

化；後來有個突變發生，有個革命發生，社會的舊形式被破壞了，一種新的形式被建立起來，開始它本身的發展的歷程。例如在生產爲着本地消費的封建社會裏，剩餘產品的買賣逐漸引到爲着市場的生產，再發展下去便到資本主義生產的開始。這一切都是漸進的發展歷程；但是到了某點，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封建的秩序發生衝突，把它推翻，改變生產的全部特質；資本主義社會代替了封建主義，開始着更激進的發展。

辯證法的第四特點是關於「什麼推進發展」的概念。根據辯證法對於事物的研究所表示，事物不是簡單的，不是完全只有一個特質的。每一件事物都有它的積極的和消極的方面；每一件事物都含有正在發展的特點，正在變成更佔優勢的特點，同時也含有正在過去中的特點，正在變成更少優勢的特點。有一個特點常在擴展中，有另一個特點却在反抗這個擴展。這些相反之間的衝突，新興的因素從事鬥爭來破壞其他因素的優勢，原佔優勢的因素也從事鬥爭來阻止其他因素的發展；這是變化的全部歷程的內容，其終結是一個激烈的突變。

這種情形在人類社會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在每一個歷史的階段，都有階級的區

分，其中有一個階級是在發展着，還有一個階級是在衰落着。例如在封建社會裏，資本主義正在胚胎中發展着，在他漸漸發展的時候，一天天更與封建主義發生衝突。在資本主義時候，也有同樣的情形，勞工階級是新興的因素，它「把將來握在自己的手裏」。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是單純的；資本發展的時候，工人也在發展着。這些階級之間的衝突也在發展着。最後引到突變，引到革命，就是由於這個衝突，由於這個資本主義裏面的「矛盾」，以及由階級區分而發生的實際的鬥爭。

現在我們可能把「辯證唯物論」所包括的各種觀念，綜合起來說一下。它的見解認為真實是獨立於我們的意識之外而存在的；這個真實不是孤立的片段，而是彼此互相聯繫的；它不是靜止的，却是在活動中，在發展和死亡的過程中；這個發展漸進到了某一點，要發生突變，於是有些新的東西出現；這個發展所以發生，是由於內在的衝突，而突變就是新興的因素對於死亡的因素之勝利。

對於世界（包括人類社會）的這個概念，使馬克斯理論和其他對於真實的研究截然不同。自然，辯證唯物論不是超出真實的高高在上的東西，——不是向壁虛造的說法，

要使世界強合上去。恰恰相反，它是世界之最正確的表现，是從人類所集聚的知識和經驗中引伸出來的。它所以能够反映在馬克斯主義者的心裏，因為它是在外面的世界；它是世界的真相。

科學的種種發明，一天天更證實了這是正確的；從辯證的觀點研究自然的科學家看到這樣的研究能顯現新的事實，能解釋以前似乎無法解釋的事物。但是在人類發展的現階段，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觀點，在人類社會的關係方面，尤其佔着最重要的地位。

關於社會的發展以及從這個發展所發生的觀念，馬克斯主義和非馬克斯主義者的看法是有差異的；在本章較前的部分裏所舉的例子，已足表示這樣的差異了。在別章裏還舉有其他的例子。但是關於真實之本質問題和男子婦女的生活及行動有着實際的重要性，所以值得我們作更細密的研究。

我們在前面以經說過，根據唯物論的看法，是把物、外面的真實、看作最基本的，把心看作次要的，把心看作是由物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從這樣的研究可以引伸出另一點，即人類的物質的生存，因此連同保存這種生存的種種途徑，都先於人類從自己的生活

及生活的方法中所構成的觀念。換句話說，實踐先於理論。人替自己得到生計，在他開始有着關於這種生計的觀念以前很久的時候。但是在他把觀念發展起來的時候，這觀念却和他的實踐有着聯繫；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是融合在一起了。不僅在較初的階段是這樣，在各階段都是這樣的。人們得到生計的實際的途徑，是他們的觀念的基礎。他們的政治的觀念是從這同樣的根源發生的；他們的政治的制度是從保全生產制度的實踐中構成的，並不是從任何抽象原則的基礎上構成的。每一時代的制度和觀念，都是該時代的實踐的反映。它們沒有獨立的存在和歷史，不是好像由一個觀念發展到另一個觀念，却是在物質生產的方式變化的時候，隨着發展的。新的風俗代替舊的風俗，由此發生新的觀念。

但是舊的觀念和制度却有些部分和新的同時持續着。從封建生產制度中所發展的觀念，例如對於君主和貴族的尊敬，在資本主義的英國，仍有着重要的作用。有些觀念是從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中發展起來的，有些觀念是舊形式的修正，例如對於富人的尊敬，不管他是否出身貴族。此外還有些社會主義的觀念，這是由於下述的事實引伸出來的，

即在資本主義之下的生產，一天天更含有社會性，更含有集體性，更含有相互的倚賴。這三套的觀念在今日的社會裏都盛行着，而其中沒有一套是最終地和絕對地正確，是永遠不變地有效。

但這個意思並不是說，馬克斯理論把這三套的觀念都看作同等的正確。恰恰相反，馬克斯理論認為封建的觀念是完全過去的，資本主義的觀念是正在衰落中，社會主義的觀念是漸在變成有效的了。其實在現階段，僅說「漸在變成有效」，已經是不够的。因為自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來，已經可能由實際的經驗來測驗社會主義的觀念：證明社會主義的觀念是適合於真實。現代的生產機構雖然規模宏大而內容複雜，仍可爲着應用而不爲着利潤，把它組織起來：這個主要的觀念已由實際證實了。據經驗所表示，這同時也是生產的鉅大的增加，經驗恐慌的消除，人民生活程度的繼續增高。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的觀念，由馬克斯從所觀察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發展之種種事實，用科學的方法闡明了出來，在一九一七年以前，還仍然只是科學的假設，現在却由經驗證實爲正確的了。

俄國共產黨是馬克斯主義者，由於該黨的有意識的行動，推翻了舊的制度，建立了新的制度。從那個時候以後，俄國人民——其中大多數在以前都是「非馬克斯主義者」，——開始經驗新的制度了，在實踐上成爲社會主義者。在這樣的基礎上面，理論的社會主義者所努力的有意識的教育工作，得到很快的效果；由於實踐和教育的合併，正在很迅速地改變着全體人民的態度。

馬克斯理論對於世界的見解是辯證的唯物論，可是有一點須弄明白的，就是它的這種見解所貢獻的，只是這種研究法幫助每一部門的研究者能看出並了解種種事實。它並沒有告訴我們關於詳細的情形，詳細的情形是每一部門裏所要特別研究的內容。馬克斯理論並不否認；對於事實作隔離的研究，在這個基礎上面，也能建立很大部分的科學的真理。但是馬克斯理論却認爲，我們如從種種事實的相互聯繫中，從它們的發展中，從它們由量到質的變化中，從它們的內在的矛盾中，加以研究，那末所呈現的科學的真理是無限度地更有價值，更爲真確。

這種研究法對於社會的科學尤其有着良好的功效。對於個別的男子或婦女的研究，

或甚至對於一個時期和一個地方的全社會的研究，所能給與的結論，只有很有限的價值；這種的結論不能適用於其他的集體，或甚至不能適用於其他時期的同一社會。馬克斯的社會研究法所以有它的特別的價值，因為在研究的時候不僅注意到社會的此地此時的狀況，（這自然也是重要的），並且注意到已往已存在的社會狀況，注意到由於內在的矛盾而向前發展的社會狀況。這給與男子和婦女以第一個機會，使他們的行動適合於在實際上正在進行的歷程，——一個運動，正如馬克斯所說，「正在我們自己的眼前進行着」，倘若我們肯睜開眼睛看看。它給與我們的行動以一個指針，——不是任何抽象的原則所能給與，不是在事實上代表已往的靜止的看法所能給與。

第八章 行動的指針

馬克斯在他較早的著作中曾經說過：「哲學家只是曾經用種種方法解釋歷史，但是重要的任務是要改變歷史」。在馬克斯，這是他的全部世界觀的要點，——馬克斯理論不是學院的科學，却是由人類來改變世界的知識。

僅僅知道資本主義只是一個正要過去的階段，僅僅知道資本主義必然要被社會主義所替代，這還是不夠的；這種變化不會自己發生，不只是單純經濟的變化之結果，這也是很明顯的。無論怎樣的經濟恐慌發展起來，無論怎樣的苦難由於資本主義而造成，資本主義也不會自動地變成社會主義，好像水在華氏表三十二度的溫度之下就會變成冰一樣。除非由於人類行動的結果，人類不會由一個生產制度跳躍到另一個生產制度的。馬克斯理論就是要供給這種知識和方法，可以用來指導人類行動，達到這個目的。

廢除資本主義和引進社會主義所需要的行動，其廣泛的輪廓是已經明顯的了：馬克

斯認為主要地是要由於勞工階級的行動；統治階級用武力來阻止對於他的經濟和政治特權的改變，勞工階級却是要用「強迫的方法」來反抗這武力。但是這個總的公式却需用勞工階級的實際經驗來充實它。馬克斯從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革命經驗裏，對於這個鬥爭的特質，以及勞工階級得到政權之後所要建立的政府形式，已能引伸出某些結論來。但是這個問題却比這個範圍廣大得多。它是勞工階級怎樣準備來應付最後鬥爭的問題。

馬克斯繼續努力於這個問題，他所用的不是抽象的途徑，却是很實際的方法，由於參加建立種種形式的勞工階級組織，他認為這種組織是將來的行動所要倚靠者進行的。著名的一八四八年的「宣言」，就是共產同盟的宣言；馬克斯在這個組織裏活動多年；「國際工人協會」，即現在被稱為「第一國際」，就是由於馬克斯的努力，在一八六四年創立的。馬克斯繼續和他當時的英國勞工運動接觸，同時並和其他國家裏的種種勞工階級運動接觸。

但是在那個時候，即就工會和合作社說，勞工階級裏面也只有極少的部分被組織起

來，沒有一國裏面有任何規模或勢力的勞工階級政黨。

當時不但有這樣的情形，而且在許多歐洲的國家裏，勞工階級還有尚未形成的。除了英國以外，其他各處的資本主義的工業還在初期，新興的資產階級還仍在努力建立自己，反抗封建貴族的殘餘。勞工階級政黨的建立和這種政黨的工作性質，都不得不依據各該國所達到的發展的階段。在一八四八年的連串革命的經過中，馬克斯和他的社會主義的伙伴們都參加過反抗貴族的鬥爭。恩格斯也在德國的民主軍隊中戰鬥，反抗普魯士王的武力。

但是一八四八年的著名「宣言」，注重社會主義和達到社會主義所需要的勞工階級革命，却在一八四八年的初期發表了。從把馬克斯理論看作一串呆板的教條的人們看來，也許要感覺到勞工階級革命的理論是很難和民主鬥爭的參加融合的；在民主的鬥爭裏，是由資本家和「小布爾喬亞」或中等階級所領導的。這個鬥爭的目的不是社會主義，只是某些形式的議會制的民主。

但是在馬克斯看來，這個問題却是很清楚的。在全部歷史過程中的那個階段，勞工

階級還未準備好執行它的歷史任務。它只能由於掃清它所沿着前進的道路，幫助推前這個過程。要這樣做，它必須和人民中也注意於掃除封建貴族障礙的部分，結成聯盟。其次的階段將要到來，——到來的迅速程度，要有反抗封建貴族的勝利程度。這個將要到來的階段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和勞工階級本身也發展的階段。因此，在當時勞工階級策略的當前目的，必須是破壞貴族，造成議會制的民主條件，這樣便能幫助工人發展他們的組織，了解再後的目標。

就當時的國家如英國一類的說，在那裏議會制的民主是已經建立起來了，勞工階級的當前目的是不同的，但也不是要立刻奪取政權，因為工人也還未準備好。在當時的英國也還沒有一個勞工階級的政黨，只有小羣的社會主義者；至於工人，一般地說來，仍與自由黨發生密切的關係。所以在那個時候的當前目的是建立勞工階級的政黨，使與自由黨脫離，提出社會主義的政綱，同時支持在工業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各部门的每一形式的勞工階級鬥爭。

馬克斯認為勞工階級政黨的形成，是反抗資本公司，爭取政權的鬥爭之最重要的第一

步驟。但這不只是有一個政治組織的問題，同樣重要的是這個政黨的政策應該是「馬克斯主義的」，——這就是說，它的政策必須根據馬克斯的世界觀；它的政策必須根據對於階級鬥爭在歷史上重要作用的了解；它的政策必須把每一鬥爭看作成功社會主義的最後鬥爭之準備。

馬克斯和恩格斯對於他們當時的政黨政策的形成，有着頗重要的貢獻。但是除了短命的巴黎公社之外，（巴黎公社本身就不是由一個單獨的勞工階級的黨所推進和指揮的，）當時的形勢不許任何國家的工人超出他們反抗資本主義的鬥爭之較早的組織階段。直到本世紀的開始，由於獨佔的廣泛發展，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階段（見第四章所論述）的出現，才加速了勞工階級發展的速度，同時造成了帝國主義鬥爭和階級衝突的新階段。

這種情形並不使馬克斯理論「失了時效」。但是在資本主義和勞資關係的發展中，已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却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的意義是指示我們，階級鬥爭的戰略和策略，須比馬克斯和恩格斯在他們時候所能做的，還要向前發展起來。這樣把馬克斯

理論應用於帝國主義和革命的時代，是由列寧繼續努力下去。

由列寧這樣闡明的主要觀念裏，我們在這裏只能論述幾個最主要的，在目前最引人注意的：勞工階級同盟的理論；議會制的民主和戰爭的問題。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馬克斯曾經屢次鄭重指出，推翻以前的統治階級的階級，在開始行動時是和人民中的其他部分共同進行的。在資本人家推翻封建貴族的時候，資本人家是得到農民、中等階級、和已在相當發展中的工人所支持的。到了要推翻資產階級的階級，聯盟的本質是怎樣的呢？

倘若有人以為在馬克斯理論裏可以尋出任何固定的公式，對於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都適用，這是違反了馬克斯理論的全部觀點的。馬克斯理論的最基本的觀念之一，就是事物的互相聯繫。勞工階級，如同世界上其他的東西一樣，不是生活在真空裏的；在它的周圍有很明確而真實的世界，其中包括其他階級的特殊集團和其他階級的各部分，這些都是一個時候和另一個時候不同，在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也是不同的。

試以俄國為例，——帝俄，直到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為止。當時在數量上還少的勞

工階級，圍繞着它的有活如遭海的農民和其他「中等」的部分，——店主、小商人、職業的知識份子等等。他們都是要從專制的統治下求得自由；農民要求得更多的土地。因此，列寧所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的「布爾塞維克」（多數的意義）部分，能够和全體農民結成一般的同盟，雖則在農民中有些比較地富，有些比較地窮。他們的聯合的力量，即在城鎮和鄉間的反抗沙皇的運動，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把沙皇推翻了。一個資本家的「臨時政府」被建立起來；同時工人和農民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勞工階級的、同時也是農民的主要敵人，在以前沙皇制度；但是這時沙皇却被推翻了，這時勞工階級的主要敵人，即阻礙勞工階級前進的敵人，却是「臨時政府」所代表的資產階級。但並不是全體農民都把資產階級看作他們的敵人。在相反方面，僱用勞工、貿易、和投機的富農，却把「臨時政府」看作他們自己的。所以在這個階段，勞工階級不能和全體農民結成同盟，只能和貧農和沒有土地的僱工結成同盟。在城鎮和鄉間完成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的，就是這個同盟。但是如果沒有第一次的同盟，——即和全體農民反抗沙皇結成的同盟，——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便不可能了，十一月革命的階段也不能

成熟了。

勞工階級和其他部份結成同盟反抗主要的敵人（即阻礙前進的階級），這個一般的公式總是有用的；但是要把它應用於一個特殊的國家，却須要分析這個國家裏的一切階級的力量，（在某種情況之下，同時還要分析其他國家裏的一切階級力量，例如在西班牙，）由此明瞭那一部份是合於所謂主要敵人。主要敵人既經確定之後，其次的問題是要明瞭，除了勞工階級之外，還有那幾部份對於掃除主要敵人的障礙也有興趣；這個分析做好之後，便能定下政策路線，使最廣大部份的人民都參加行動來反抗主要敵人。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由於資本主義獨佔階段的出現，經濟的（同時也是政治的）力量，一天天更集中於每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裏的最少數最富的各羣的手裏。這不但是說，這各羣和勞工階級間的衝突要更尖銳起來，而且是說，在資產階級本身裏面，也有重要的矛盾發展起來。誠然，資產階級總是有着最富和次富的部份；但是在世界規模的獨佔階段，金融資本羣是和大羣較小的資本家分開，彼此之間隔着很大的鴻溝。金融資本羣擴大它的獨佔事業，征服新的土地，應付其他國家裏的敵對的金融資本羣，（無論

是分割市場，固定價格的協定，或抵制的關稅，甚至戰爭）在這些事情上面，金融資本的利益是要和較小資本家的利益發生直接衝突的。許多較小的資本家都感覺到他們受着獨佔事業的威脅，有被獨佔事業所淘汰的危險。由於一次又一次所遇着的問題，——有時是個人的，有時是全部份的——許多較小的資本家漸漸把獨佔者的邁進，看作威脅他們的最迫切的危險。

當金融資本羣中最激進的部份轉到法西斯主義的時候，當這部份公開控制全國的政治和經濟組織的時候，較小的資本家和中等階級更感覺到獨佔者是他們的主要的當前的敵人。壓力更大了，中等部份的人民在政治上的無助，也更明顯了。

較小的資本和中等階級，開始的時候往往立在法西斯蒂方面，往往立在獨佔資本家方面（例如在德國）：這個事實却無礙於上面的經濟的分析。這個事實只是說，在一方面，法西斯蒂的宣傳（包括反猶太的宣傳）掩蔽了較小資本家的主要敵人；在另一方面，法西斯蒂的宣傳所以能做到這件事，因為勞工階級運動還未團結起來，於是不能以很明白的途徑進攻主要敵人，使較小資本家和中等階級都被吸收進去，成為勞工階級的同

盟。

但是在事實上，不管有着接二連三的反猶太的宣傳，德國（和意大利）的金融資本羣要維持較小資本家和中等階級的忠誠，一天天更加困難起來了；經濟的事實打破了一切的花飾。於是再一次，雖則是在一個迫切的遲晚的階段，在法西斯國家裏，勞工階級和較小資本家及中等階級的同盟，爲着打敗主要敵人，已經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了。

除非在所遇着的問題裏，勞工階級的利益和其他部份的利益相符合，那便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同盟。這裏的問題並不是工人或他們的同盟者放棄他們的特別利益，或欺騙他們的同盟者關於他們真正的目的。這是法西斯的態度特色。階級同盟的真諦却是：在暫時的階段內，在特別的情況之下，同盟者的利益是相同的。這同樣的情形，曾經使西班牙的工人、農民、中等階級、較小的資本家，和民族主義的部分，結成同盟，共同起來反抗大地主、銀行家、和外國的侵略者。

關於「中等階級」，常有人弄不清楚。通常用到這個名詞，所含的意義只是指着某種模糊的社會地位。但是馬克斯理論却把中等階級看作一個經濟的羣體，——這個階

版，一方面不是由於僱用工人來產生剩餘價值以得到利潤，一方面也不替僱主們產生剩餘價值。它包括獨立的人民，爲着他們自己的生活而工作。代表型的農民，爲自己耕種所有的田地，就屬於這個「中等」的羣體。在英國自己工作的農民也屬於這一類。他在事實上沒有僱用了一二個人，是無關重要的；這裏的要點是他自己工作，而且必須工作，因爲他不能靠他所能僱用的少數人的勞動而生活。在城鎮裏的小店主，或工業勞動的很小的僱主，也有這同樣的情形。他們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無產者；他們是屬於「中等」的羣體。雖然這一羣在一極端是漸漸地混入資產階級，在另一極端漸漸地混入勞工階級，可是這一羣的利益却顯然不同於獨佔資本家的利益，這却是完全清楚的。

在頗大的限度內，這些「中等」部分所有的經濟的利益是和勞工階級的利益相同的。在貧困區域的小店主很快地要感覺到這一點。當社會服務被減少的時候，專業的工作者也不能昌盛，甚至要失去工作。當獨佔資本主義盡力傳播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階段到來的時候，這些「中等」部份的理智的和政治的觀點，都受到嚴重的震撼，於是更容易使他們了解：他們的利益不接近於獨佔資本家的利益，却比較地更更接近於工人們的利

益。

成爲人民陣綫的基礎就是這個真正的利益相同，這一點在反抗主要敵人的鬥爭過程中，一天更爲明顯起來了。

要使這些「中等」部份成爲社會主義社會之自覺的擁護者，成爲普遍的現象，必須在經濟制度被改變的時候，必須在勞工階級的同盟者開始以不同的途徑謀生的時候，這是很明顯的。但是有一點也是同樣明顯的，感覺到這全部的過程，——簡言之，就是都要變成馬克斯主義者。這對於他們所屬的部分之改變，是很關重要的。

馬克斯主義者對於議會制的民主和勞工階級專政的處理，也不是根據關於政府的抽象原則，却是根據階級鬥爭的發展所達到的階段。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及，馬克斯曾鄭重指出勞工階級有爭取議會制的民主以反抗專制的必要，有經常擴大民主權利的必要。但是議會制民主，如同一切其他的制度一樣，也不是永久不變的；就歷史上說，幾乎在各國，它的生長，就是適應新興資產階級反抗封建專制的需要。在某些階段，它也幫助着勞工階級向前進；但並非在一切階段都能如

此。例如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一般地都參加過成立杜瑪（俄國的議會）的要求，但是後來在一九〇五年的秋季，沙皇宣布要召集第一次杜瑪，他們却組織起來抵制它。爲什麼呢？因爲在那個時候革命的巨潮已在增高了。如在那個時候還要接受杜瑪，還要組織選舉運動，還要轉來注意於議會的鬥爭，那便要使全國的羣衆鬥爭受到頓挫，便要使沙皇容易壓制革命運動。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議會，是要阻礙勞工階級的前進，而不是幫助它的前進。

在另一方面，在革命運動已被打敗，選舉和議會的機構能使勞工階級的宣傳得到合法機會的時候，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却又參加了後來的幾次杜瑪，——很有效地運用它來爲工人準備下一次的進攻。

後來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沙皇遜位了，臨時政府由議會中的資本家的代表組成了，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並不擁護議會，却要求「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在這個階段，議會的機構又只是要阻礙勞工階級的更向前進了；這更向前的進步，只有工人自己的組織才能辦到的。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之後，蘇維埃真正得到一切政權的時候，勞工階

級通過了蘇維埃，對平民執行民主；對地主、大資本家、和他們的擁護者，執行獨裁。

馬克斯主義者在每一個階段，對於議會制的民主，也作同樣的處理：在特殊的時候，在特殊的國家裏，議會能幫助勞工階級前進呢？（也就是幫助人類前進。）還是要阻礙它的前進？例如在德國，在凱撒於一九一八年遜位之後，這個問題必然被提出來。馬克斯主義給了這樣的答案：這個時候在勞工階級是正在邁進着，以前的統治階級是正在退却中，在歷史上遇着這樣的時候，只有蘇維埃能够把鬥爭向前推進；在這個時候如果恢復德國議會，就是等於資產階級統治的恢復和勞工階級的失敗。很不幸的是當時德國的勞工階級主要地不是受馬克斯主義者的影響，却是受了社會民主黨的影響，而社會民主黨曾經在歐戰中擁護過凱撒的政府。他們把所提出的議會制的民主視為神聖的原則，視為在一切時候和一切情況之下都可以實用的原則。他們果然把它實用了；但是以後德國所受的苦難，却是勞工階級——不僅在德國，因為德國勞工階級領導者的錯誤觀念，不得不償付的懲罰。

在上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以後，有一個時期各國的統治

階級都疲弱了；勞工階級運動在組織和活動方面漸漸較前強大起來；在這樣的全部份時期裏，馬克斯主義者鄭重指出議會所盡的反動作用，議會被統治階級用來阻礙社會的前進，核准反對工人的鎮壓的策略。這並不是因為馬克斯主義者反對民主，却是因為他們求得更充分的民主，——他們要由於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蘇維埃，即勞工階級的統治，由此得到「民主戰的勝利」，他們指出，在這個階段的議會，在實際上是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專政。

但是由於法西斯主義的進攻，——這時金融資本羣開始轉向於公開的專政，——對於議會制民主的保衛，其意義就是替勞工階級保持着一條出路：保衛它的組織和它所已爭得的權利。因此，馬克斯主義者也擁護議會制的民主，而且在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必要存在的時候，將要繼續擁護它；雖則有一個時候也許要到來，在這樣的時候，議會制的民主又成爲勞工階級前進的障礙，於是勞工階級將轉到蘇維埃方面去，通過蘇維埃以取得社會主義。

馬克斯主義者對於戰爭問題的態度，也有着同樣的特性；也是沒有在一切時候都可

以應用於一切戰爭的抽象的一般的原則。所要注意的唯一的要點是：這個戰爭能幫助還是要阻礙勞工階級的前進呢？如就戰爭本身來說，那就是：這個戰爭是否要招致更多的戰爭，或是能幫助消除那個產生戰爭的制度？勞工階級及其同盟者推翻現有統治階級的戰爭，能夠幫助消除那個產生戰爭的制度，這是顯然的；這種戰爭是正義的，而且是必須的，因為這統治階級用着武力來維持它的政權。還有一件事也是同樣顯然的，那就是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戰爭也是能幫助推進勞工階級的前進，削弱統治階級；因此，馬克斯主義者也把這樣的戰爭視為正義的，必須的。

至於帝國主義的征服戰（例如法西斯意大利之征服阿比西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其結論也是同樣顯然的，即：這種戰爭是「非正義」的，阻礙勞工階級的前進，加強統治階級的力量。在帝國主義國家裏的勞工階級如果已有組織，能夠行動，那末只能有一個態度：使打敗仗；倘若可能，並且要運用這戰爭局勢來推翻統治階級，奪取政權。這同樣的態度也可以適用於兩個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帝國主義的征服戰爭；倘若勞工階級擁護統治階級的這種戰爭，那只是對自己加上新的鎖鐐。在這樣的兩個國家裏，勞工

階級的目的都是要打敗它；倘若可能，都要運用戰爭的局勢來推翻統治階級，奪取政權。

就另一方面說，並不是帝國主義的國家被捲入的每一個戰爭都必然地是征服戰。尤其在現今的歷史階段，征服戰的迫切威脅是來自法西斯的國家，民主的國家是否要被法西斯主義所征服，勞工階級對這件事是不能漠視的。試舉一個例來說：假使捷克不被出賣給德國；假使捷克抵抗；假使法國守約相助；假使雖然如此而德國還要進攻捷克（這自然是會有的），那末這個戰爭，在捷克、法國、和蘇聯方面便不是非正義的戰爭。捷克和法國的勞工階級便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國家打敗，却要使法西斯的侵略者打敗，因為希特勒在這樣的戰爭裏打敗仗，其意義就是德國勞工階級的解放和每一個國家裏的勞工階級前進的重大的推動。

在捲入反抗法西斯侵略戰爭的任何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裏，都有像下面所說的法國的情形：即法國的勞工階級不肯被動地接受法國統治階級的政策和方法。法國的勞工階級要使這樣的戰爭是由其能代表人民，真能堅決打倒法西斯主義的政府來進行。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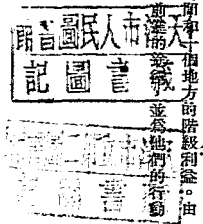
勞工階級一方面擁護戰爭，一方面却要阻止統治階級企圖利用戰爭來增強它的（統治階級的）地位，或與法西斯敵人妥協，使它自己避免失敗。但是勞工階級却要努力爭取戰爭的勝利，打敗法西斯主義，因為勝利能結束法西斯壓迫的全部時期，為每一國家的迅速前進開闢道路。

這樣看來，關於同盟的問題，關於議會制的民主問題，關於戰爭的問題，——馬克斯理論都主張要分析實際的形勢與階級的力量關係，作為研究這些問題的必要步驟。我們沒有什麼地方都可以適用的教條，却應該有謹慎的分析，和根據下面所述的總原則所決定的政策：即這個政策在這個特殊的階段，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之下，能幫助或是阻礙勞工階級的前進。

其實這樣的研究和處理的方法，只是對自然界的一切事實作科學的研究所必須採用的方法。有些人不承認人是自然的一個部份，相信人是獨立於自然之外的，相信人是要受制於永久不變的道理的原則，認為這些原則是比生活的事實還要適當的：只有這些人才感覺到馬克斯主義者對於行動問題的研究和處理的方法是難於了解的。

外面的自然界的法則並不是在抽象中，即不顧一切周圍的事實而發生效用的。熱度、壓力，其他事物的影響，都決定這些法則之實際的效用。甚於人類的社會，在物質的以及心理的關係方面，都有極大的複雜性和廣大性，如果我們期望有什麼固定的，普遍的法則，在一切情況之下都可以適用，那是完全非科學的。

這樣的非科學的研究和處理方法，即由普遍的信條作出發點的研究和處理的方法，被用到人類社會，隨處都是要發生災難的。馬克斯理論却能使人們不受信條的束縛；這些信條，人們以為是永久適用的，在事實上是反映一個時間和一個地方的階級利益。由於使人不受信條的束縛，馬克斯理論為人類社會全體指示前進的途徑，並為他們的行動供給指導的路線。



輯 著 杏 集

讀書偶譯

蘇聯的民主

經歷

患難餘生記

萍踪憶語

萍踪寄語選集

抗戰以來

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

革命文豪高爾基

對反民主的抗爭

社會科學與實際社會

輯著文錄

斯
達著

輯

杏譯

輯

杏著

輯

杏著

輯

杏著

輯

杏著

輯

杏著

輯

杏著

輯

杏編譯

輯

杏著

輯

杏譯

輯

杏著

社會實際與學科會社

著者 謝 翕
譯者 謝 翕
發行者 聯合發行所

基本定價

四元七角

外埠函加郵運費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七月復初版

印刷者

協興印刷所

上海江蘇路二〇〇弄二二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154)(F11)S.0001-5000(P.152)



154 · F11

基本定價 \$4.70

500005